

# 國際法上車臣獨立運動之不承認實踐

張孫福\*

## 目 次

- 壹、前言
- 貳、車俄衝突歷程
  - 一、背景
    - (一)地理人情
    - (二)俄國征服車臣
  - 二、現況發展
- 參、車俄領土爭議
  - 一、時效之領土取得
    - (一)時效制度
    - (二)俄羅斯對車臣領土之時效取得
  - 二、武力取得領土之合法性
    - (一)現代國際法
    - (二)傳統國際法與時際法
- 肆、車臣自決權
  - 一、自決權
  - 二、車臣自決權之範圍
  - 三、車臣自決權之效力
    - (一)自決權與領土完整之競合關係

\* 現為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意見，與程家瑞老師的指導。若有缺失，敬請包涵。



- (一)主要國家之觀點
- (二)去殖民化過程之演變
- 伍、國際社會對車臣獨立運動之回應
  - 一、車臣獨立運動
    - (一)片面宣布獨立
    - (二)武力使用
    - (三)少數族群待遇
  - 二、國際社會之回應
- 陸、結論

投稿日：93年11月24日

接受刊登日：94年6月28日

校對：黃至正

## 摘要

車臣屬於一個位於高加索山東南邊北坡的小國。高加索山是一座位於黑海與裡海之間、由西北走向東南的崎嶇山脈。在一九九五年車臣首都格洛茲尼再度陷入險惡環境。格洛茲尼已成為戰爭的犧牲品，並且屍體佈滿街道。自一七八三年俄羅斯人首次入侵高加索山地區以來，車臣人與俄羅斯人之間已進行無數次的戰役。儘管經過二百二十多年，相同的爭端仍然驅動著目前的衝突，即車臣人民反抗俄羅斯的統治。很遺憾，每一次衝突的爆發都會造成大量的人類苦痛，當然最近的戰鬥也不例外。自一九九四年戰事開始，數萬無辜人民死亡，以及更多的人逃離家園與飢寒受凍。世界各國與國際組織從車俄衝突開始都普遍主張車臣獨立問題屬於俄羅斯之國內事務，以及俄羅斯有權捍衛其領土完整。聯合國也採取相同立場，如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公開表示，車臣屬於單純的國內事務，因此聯合國不會介入，甚至連人權組織也認為車臣是俄羅斯領土的一部分。另外依照領土取得的規則與先例，俄羅斯在法律上已取得車臣領土的所有權，並且根據主要國際行為人的觀點，如英、美、法、中及車臣鄰近



國喬治亞，以及聯合國、OSCE與人權組織等國際及區域組織，俄羅斯的領土完整應無法容忍車臣的片面脫離行為，並且車臣衝突僅屬於俄國的國內管轄事務，而非國際管轄事務。各國與國際組織必須遵守禁止干預他國內政的義務與尊重他國領土完整的權利。故車臣獨立運動事件提供我們一個國際實踐上的國家不承認實例。

關鍵字：車臣、俄羅斯、自決權、獨立、脫離、武力使用、領土取得、不承認

## 壹、前言

據報載，一九九五年一月八日車臣首都格洛茲尼(Grozny)再度歷經險惡的摧慘。格洛茲尼已淪為戰爭的犧牲品，並且屍體遍佈街道。這是相當令身處安定繁榮環境的你我所無法想像的情形。自一七八三年俄羅斯人首次入侵高加索山起，車臣人與俄羅斯人已進行無數次的戰役衝突。儘管經過二百二十多年，相同的爭端仍驅動著目前的衝突，即車臣人民抗拒俄羅斯的統治。很遺憾地，每次戰爭的爆發都會造成大量人類苦難，當然最近的戰鬥也不例外。車臣爭端係開始於車臣一九九一年的片面宣布獨立。自一九九四年戰事起，數萬名無辜人民傷亡，以及更多的人成為難民<sup>1</sup>。

從車俄衝突開始，各國都已聲明車臣獨立問題屬於俄羅斯的國內事務，以

---

1 在過去十一年裡，俄羅斯已在車臣境內發動兩次戰爭。第一次發生於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及第二次重新開戰於一九九九年秋天，而且今日仍持續中。Peter Daniel Dipaola, "A Noble Sacrifice? Jus ad Bellu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Gamble in Chechnya," 4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435 (1997); Matthew Evangelista, "Chechnya's Russia Problem," 102 *Current History* 313 (October 2003); Svante E. Cornell, "Global Pressure Point: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and the Conflict in Chechnya: A Case for Distinction," 27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Journal* 167, 170-175 (Summer/Fall 2003); Tarik Abdel-Monem,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hechnya's Last Chance?," 28 *Vermont Law Review* 237 (2004).



及俄羅斯有權捍衛其領土完整，尤其是中、美、英、法四個強國。聯合國組織也採取相同立場，如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曾在訪談中表示車臣是純粹的內政事務，因此聯合國不會介入<sup>2</sup>。人權組織赫爾辛基觀察組織(Helsinki Watch)<sup>3</sup>也認為車臣是俄羅斯領土的一部分<sup>4</sup>。前述的觀點都明顯代表國際社會對車臣獨立運動的多數意見，由此看來車臣似乎難有成功的機會，但本文試圖從國際法上時效的領土取得、武力取得領土的合法性與民族自決權的概念來重新檢討車臣獨立的問題。

本文共分為六個部分。除第壹部分前言之外，第貳部分探討車臣與俄羅斯之間的衝突歷程，分別介紹車臣背景、車俄軍事衝突之始末，及現況發展情形，以提供後續部分的法律分析與討論基礎。第參部分申論車俄之領土爭議，期待透過領土取得方式的時效及時際法規則，分析非法使用武力取得領土的合法性。第肆部分討論車臣之自決權，首先分析自決權之概念及車臣自決權之行使範圍，接著歸結在自決權與領土完整之競合下車臣自決權所具有的效力。第伍部分引述國際社會上各國及國際組織對車臣獨立運動之具體回應，亦即國際法上之新國家承認問題。第陸部分總結全文。

## 貳、車俄衝突歷程

### 一、背景

#### (一)地理人情

車臣是一個位於高加索山東南方北坡的小國。高加索山是一座在黑海與裡

---

2 Larry King Live: Interview with Boutros Boutros-Ghali, *CNN Television Broadcast*, Dec. 22, 1994, Transcrip #1312, available in *LexisNexis, News*.

3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Helsinki Watch, <<http://www.hrw.org/reports/1989/WR89/Helsinki.htm>> (最後瀏覽日 November 18, 2004)

4 Dipaola, *supra* note 1, pp. 436-437.



海之間由西北走向東南的崎嶇山脈。車臣的主要運河是德瑞克河(Terek River)。德瑞克河流入裡海，並且具有許多支流。在車臣境內，德瑞克河北方雖然曾經覆蓋著濃密的森林，但是現在大部分為開闊平坦的平原。至於德瑞克河南方則是車臣首都格洛茲尼市，並且是高加索山丘陵地帶的源頭。車臣的一半領土係由濃密的森林所覆蓋，並且越往南方的邊界則山脈越來越多。車臣最南端的十分之一領土幾乎都是山脈，並且形成天然屏障，最高峰頂超過二千四百公尺。車臣面積約有一萬九千三百平方公里<sup>5</sup>。車臣人及其西鄰近親的印古什人(Ingush)據聞已居住在北高加索山達數千年之久。車臣人與印古什人彼此稱呼他們自己為「vainakh」(指 our people, 我們的家人)，但是在歷史上車臣人區分自己為「noxchi」，而印古什人為「galgai」。外界的人各自稱呼車臣人為「Shsehn」、「Tsatsan」、「Mizholzhegi」、「Qarabulaqs」、「Orstkhoi」<sup>6</sup>，以及一位希臘地理與歷史學家史特拉寶(Strabo)在基督誕生時期撰寫第一次文獻記載<sup>7</sup>。在西元八世紀時，一位亞美尼亞地理學家也曾經提及車臣人與印古什人<sup>8</sup>。對車臣人的文獻可能因不精確的人類學術語而造成混淆，例如將車臣地區的部落歸類為索卡西亞人(Circassian)，但是索卡西亞人一詞係指位於高加索山西北部的另一個不同種族的族群，並且有時候被使用為係指所有未被明確組織為國家體制的山區居民。高加索山種族族群名稱、來源及其現在位置的不確定性更是一項顯著的當代區域特色<sup>9</sup>。對於高加索山的族群而言，他們在現行的生活中將歷史視

---

5 Chechen Republic Online Articles: *Brief Chechen History*, <<http://www.amina.com/art/articles/17/1/Brief-Chechen-History>> (最後瀏覽日 July 2, 2005); Thomas D. Grant, "A Panel of Experts for Chechnya: Purposes and Prospects in Light of International Law," 40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115, 120 (1999).

6 Richard V. Weekes, *Muslim Peoples: A World Ethnographic Surve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4, p. 202; Anna Zelkina, "Islam and Society in Chechnia: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Mid-Nineteen Century," 7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240 (1996).

7 Grant, *supra* note 5, p. 121.

8 *Ibid.*

9 George Joffe, "Nationalities and Borders in Transcaucasia and the North Caucasus," in John F. R. Wright, Suzanne Goldenberg & Richard Schofield eds., *Transcaucasian Boundaries*, New



為一項權威因素，故前述的各種不確定性都可能對於外界人士過去實際上含糊不清的議題研究產生諸多影響<sup>10</sup>。

俄羅斯在早期與車臣人及印古什人之間發生衝突以後，就已陸續發覺「vachinakh」二種方言的差異，遂以不同的稱呼來分辨他們。因為十八世紀早期俄羅斯陸軍部隊在阿爾剛河(Argun River)畔的「Chechen」村莊與「vachinakh」部落交戰，所以便以車臣(Chechen)來稱呼他們。印古什(Ingush)名稱也屬於類似的地理衍生字。車臣人與印古什人所說的語言屬於納克語(Nakh languages)，而不屬於印歐語系、土耳其語系或閃族語系。車臣語言屬於伊伯利亞高加索族群(Ibero-Caucasian group)的一支，並且算入大量個別的語言與方言之中。這麼多的語言與方言使得高加索成為一個混亂的語言拼湊地區<sup>11</sup>。

車臣沒有貴族階級，並且看待所有的男子為自由人(uzden, free men)，以及獨立、民主及平等是車臣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標誌。長老(elders)在車臣社會上受到相當大的尊重。在俄羅斯帝國統治以前，車臣的最高政治機關為最高長老會(Mehq Qel, Supreme Council of Elders)<sup>12</sup>。可是車臣社會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階級劃分。相反地有許多部落或氏族(teips, tribes or clans)與亞氏族(gars, sub-clans)之間的劃分。部落數目超過一百三十個，並且每一個部落由兩個或多個亞氏族組成。大部分部落都隸屬於九個自治部落聯盟(tuqums, self-governed tribal unions)之一。車臣社會承認個人的土地所有權，並且可以自由轉讓土地，但土地買賣必須限於相同部落聯盟的成員之間<sup>13</sup>。每一個自治部落聯盟都擁有一個長老會(council of elders)，以負責戰爭與和平的事宜，以及與外國及其他自

---

York: Palgrave, 1995, pp. 15, 26.

10 B. G. Hewitt, "Abkhazia: A Problem of Identity and Ownership," in Wright, supra note 9, pp. 190, 197-198.

11 Zelkina, supra note 6, p. 240; Johanna Nichols, Who are the Chechen? in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63/077.html>> (瀏覽日 September 8, 2004)

12 最高長老會於蘇聯期間仍然存在。最高長老會在一九九一年九月車臣事實上獨立之後不久主張其為當時統一的車臣印古什共和國最高政治機關。不管正確是否，至少最高長老會在車臣人之間仍繼續獲得尊重。Grant, supra note 5, p.122, n. 18.

13 Zelkina, supra note 6, p. 242.



治部落聯盟的對外關係。自治部落聯盟的長老會並不管理其聯盟之下各個部落的事務，因此每一個部落對其本身事務都明顯擁有專屬管轄權。最高長老會可以決定涉及所有自治部落聯盟的事務，尤其是那些牽涉對外事務與安全的問題，否則最高長老會僅掌握有限的權限<sup>14</sup>。

伊斯蘭教大概在晚期才開始進入車臣。傳道士在十六世紀後期與十七世紀初期分別由達吉斯坦(Daghestan)、塔爾基(Tarki)及加濟古木克(Ghazi Ghumuq)等地區將回教引進車臣。雖然一些文獻資料顯示回教早在八世紀就已抵達車臣，同時阿拉伯國王(the Arab Caliphate)掌控達吉斯坦地區，並且將裡海西岸地區予以伊斯蘭化，但是較晚日期的記載則獲得較廣泛的報導。回教首先在平原與低丘陵地區扎根傳教，並且由東向西推移。在十九世紀晚期以後，異教的宗教儀式才在居住於山上城堡內的車臣人與印古什人之間開始傳播<sup>15</sup>。回教索尼派(Sunni Islam)在車臣雖然是回教的異端形式，但相當盛行。也許是為了反映宗教的晚期抵達與宗教形式的彈性，車臣的回教慣例不像一般回教世界一樣如此依賴於法官(qadis 卡迪，judges)與教士(mullahs 毛拉，clerics)或宗教學者(ulema 烏里瑪，religious scholars)人員。雖然一般的回教慣例會捐獻一些稅收與土地來供養教士，可是在車臣境內對於宗教官員的公共奉養則很少見。車臣的法律制度也似乎反映伊斯蘭化的特殊範疇與性質。回教的律法(Islamic sharia law)與古代的車臣習慣法(adapt, customary law)並存<sup>16</sup>。古代的車臣習慣法係由當地享有司法權的專家來掌管，而有別於負責執行回教律法的法官(qadis)與教士(mullahs)。親屬法大部分仍沿襲傳統習慣法，因此兩性之間的地位比起回教律法享有更大的平等權<sup>17</sup>。回教的煙酒禁令也未加以強制執行。回教律法強調個人

---

14 Ibid., pp. 241-242.

15 Ibid., pp. 242-243. 車臣伊斯蘭化的爭議係與新近有關車臣宗教的基本教義派盛行的爭點有關。例如 Samiil Mansur 認定的宗教抵達時間便與 Anna Zelkina 不同，因此 Mansur 認為車臣的伊斯蘭化時間大致上與達吉斯坦(Daghestan)相同，都在西元八世紀。另一學者 Jane Ormrod 的觀點也與 Zelkina 不同，認為伊斯蘭教在車臣是一個高度權威的力量。

16 John F. Baddeley,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England: Curzon Press, 1999, pp. 246-247.



責任，但車臣習慣法則強調群體責任制度。這完全符合車臣社會的部落結構。因此，犯罪被視為侵犯整個自治部落聯盟或部落的利益，而非只加害個人利益，並且處罰的執行同樣是整個部落或亞氏族的責任，而非只是個人或執行機關的責任。群體責任的概念係與家族世仇的慣例有關聯。與回教律法更歧異的是車臣習慣法預期世仇可能延續七代，遂將時間因素明文納入群體責任與執行之規定內。

如同在其他國家境內伊斯蘭教發生高度特殊變動的情形一樣，回教蘇菲派的規律盛行於車臣。回教蘇菲派提倡有關神秘能者通往阿拉旅程的術語全集<sup>18</sup>，但與宗教學者(ulema)所解釋的正統伊斯蘭教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雖然宗教學者強調回教聖書可蘭經(Quran)的嚴格解釋，但是蘇菲派則探索可蘭經內文的基本與神秘含意。蘇菲派的探索領域涉及精神層面的鍛鍊、儀式及禱告，並且這些蘇菲派門徒(murids, adepts)更相信經由前述探索可以培養精神的潔淨，以及與阿拉達到直接交流。蘇菲派規律係由一位教長(sheik or master)引導。教長吸引門徒(murids)，並且與他們一同組成蘇菲派會所。在蘇菲派會所的層級之上，車臣的蘇菲派劃分為兩個教派(tarikats)：納克須邦地教派(Naqshbandi tarikat)與卡地利教派(Qadiri tarikat)。「納派」較早抵達車臣，並且標榜樸素。較晚抵達的「卡派」則較為崇尚華麗，並且在一九八〇年代車臣抵抗俄羅斯的後期成為當地較盛行的蘇菲派教派。因此，車臣社會係由許多小型的組織所組成。一些組織係涉及地理與家庭（部落與亞氏族），而其他組織則係關於宗教（蘇菲派會所）。這些組織一起提供一個健全與分散的結構，以共同抵禦外人入侵<sup>19</sup>。

17 Kathryn J. Webber, "The Economic Future of Afghan Wom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slamic Law and Muslim Culture," 1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049 (1997); Matthew A. Levitt, "The Taliban, Islam and Women's Rights in the Muslim World," 22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Journal* 113 (1998).

18 Alexandre Bennigsen and S. Enders Wimbush, *Mystics and Commissars: Sufism in the Soviet Unio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2.

19 Grant, *supra* note 5, p. 124.



表一：車臣組織的劃分<sup>20</sup>

組織別 (由大至小)	管理機關	管轄事務
車臣 Chechnya	最高長老會 Mehq Qel	決定涉及所有自治部落聯盟的問題，尤其是那些牽涉外部事務與安全問題，否則最高長老會僅具有有限的管轄權。
自治部落聯盟 Tugums (self-governed tribal unions)	長老會	負責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以及與外國及其他自治部落聯盟的關係，但不管理其聯盟下各組成部落的事務。
部落或氏族 Teips (tribes or clans)	X	每一個部落對其本身事務都明顯擁有專屬管轄權。
亞氏族 Gars (subclans)	X	X
車臣人 Chechens	X	車臣社會承認個人的土地所有權，並且可以轉讓土地，但土地買賣必須限於相同部落聯盟的成員之間。

## (二)俄國征服車臣

當俄羅斯帝國的勢力在十八世紀企圖滲進高加索山時，便開啟長久的抵抗時代，但是在此以前，車臣人已面臨數次外侵勢力。伊斯蘭教是最早與最持久的勢力之一。宗教（伊斯蘭教）係由傳教士自達吉斯坦傳入，但車臣人在某些範疇上已成功抗拒之，例如保留習慣法與拒絕正式的伊斯蘭教權威，如教士（mullahs）與宗教學者（ulema），以及在其他方面容納之，例如信奉蘇菲派與吸收一些回教律法的要素。在俄國征服以前，高加索山的主要政治權力主張者為波斯帝國與土耳其帝國。在長久的衝突裡，這些鄰近的伊斯蘭教強國競相爭奪高加索山的勢力範圍。經過多次勢力的盛衰起伏，土耳其終於在十九世紀初期獲得勝利。可是那時俄羅斯也已鞏固其在北高加索山的勢力，並且開始確立其對於喬治亞王國的控制。俄羅斯早在中世紀的後期便已和車臣人有所接觸，但是在十六世紀晚期與十八世紀初期之間曾經多次致力於擴張該地區的勢力，但全

<sup>20</sup> 表一係由作者整理。



告失敗<sup>21</sup>。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位時為了加強俄羅斯的統治效果，便在一七八五年任命波提翁金伯爵(Count Paul Potiomkin)擔任該地區的總督<sup>22</sup>。當歐洲大陸上的拿破崙戰役(Napoleonic Wars)結束時，俄羅斯即派遣大量的軍隊前往高加索山進駐，並且開始全力與車臣人發動戰爭，以推進與控制該地區。葉摩羅夫將軍(General Alexei Yermoloff)在車臣的各地區興建防禦要塞，因此得以處於俄國沙皇的控制之外。車臣首都格洛茲尼也是軍事設施之一，並且係由葉摩羅夫將軍在一八一七年與一八一八年之間所興建完成<sup>23</sup>。在拿破崙時代終結以後，俄羅斯立即花費大量的資源於繼續進行高加索山的統治，可是當車臣反抗勢力在夏米爾(Imam Chamil, 1834-1859)周遭集結時，俄國投入於該地區的代價便產生戲劇性的攀升。夏米爾在一九三四年竄起，並且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帶領全面反擊俄羅斯入侵的戰役。車臣反抗的高潮點時間上大概與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亞半島戰爭(Crimean War)相吻合，即在土耳其與西歐盟國（英國與法國）共同戰鬥以防堵俄羅斯擴張至巴爾幹半島與地中海區域之時期。可是，由於與土耳其盟國及資助者之間的不當合作，遂造成夏米爾犧牲原本已取得的持久勝利。故俄羅斯在一八五〇年晚期完成車臣的平定，並且在一八五九年將夏米爾予以逮捕<sup>24</sup>。

## 二、現況發展

雖然在帝俄沙皇的末期車臣不會再發生由夏米爾所組織的激烈反抗運動，但是沙皇軍隊在一八五九年所達成的平定充其量只具有相對的成果。納克須邦地教派與卡地利教派經過十九世紀中期的發展，組織已變得更健全與充足，以致於他們的（蘇菲派）會所在夏米爾被逮捕之後仍然可以提供反抗據點。昆塔哈濟(Kunta Haji)係由夏米爾加以放逐的卡地利教派領導人，在一八五九年返回

21 Moshe Gammer,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ia and Daghesta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4, pp. 1, 2.

22 Baddeley, *supra* note 16, p. 46.

23 *Ibid.*, pp. 68-70, 99, 106-113; Abdel-Monem, *supra* note 1, p. 243.

24 *Ibid.*, pp. 437-438, 447-455, 458-459.



車臣。雖然昆塔哈濟宣揚和平主義，但是他似乎在一八六二年與新興的叛亂團體相結合。俄羅斯的反應相當強烈，並且強迫車臣人遷移至鄂圖曼帝國。昆塔哈濟本人則被加以囚禁。可是，車臣人仍繼續追隨卡地利教派的教義，尤其是針對俄羅斯人與沙皇官員的盜匪活動則近似於分散式戰鬥。另一個實質的叛亂係發生於一八七七年，部分動機係受到俄羅斯與土耳其戰爭爆發的鼓舞<sup>25</sup>。辛希力的亞爾達墨夫(Alibek-Khadji Aldamov, Simsiri, 1877-1878)宣布自己為宗教領袖(Imam 伊瑪目)，並且像夏米爾一樣在車臣與達吉斯坦兩地呼籲支持者。可是，俄羅斯軍隊再次弭平車臣的叛變，故高加索山區的情形已顯然回歸至低階與零星的反抗程度，而不再是全面性戰爭<sup>26</sup>。

隨著俄羅斯全力投入於戰爭與革命，遂促使活躍於車臣的兩個蘇菲派（「納派」與「卡派」）教徒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開始叛變。在夏米爾的領導下崛起的「納派」雖然在一八五九年以後勢力屈居於「卡派」之下，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再次取得車臣政治組織的領導地位。「納派」領導人烏俊哈濟(Uzun Haji)自西伯利亞流亡返回車臣，並且在一九一七年八月於安地(Andi)的城鎮內召集車臣與達吉斯坦宗教領袖會議。該次會議宣布哈特佐的納濟牧丁教長(Sheikh Najmuddin, Hotso)為車臣與達吉斯坦兩地區的宗教領袖(Imam)。納濟牧丁係屬於「納派」成員。納濟牧丁教長及其伙伴們將一萬個門徒(murids)集結成夏力亞特軍團(shariat regiments)，並且對俄羅斯宣戰。由於白俄羅斯軍隊在內戰的初期是該地區的主要歐洲駐外部隊，所以自然成為新車臣反抗勢力的主要攻擊目標。車臣夏力亞特軍團至少在高加索山地區造成白俄軍隊的挫敗<sup>27</sup>。在擊敗白俄

---

25 此次十九世紀的最後俄羅斯與土耳其戰爭係以柏林會議(Congress of Berlin)與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集會所產生的最終文件來結束，即 Treaty between Austria-Hungary,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Russia and Turkey for the Settlement of Affairs in the East, July 13, 1878, 153 *Consolidated Treaty Series* 171.就領土取得部分而言，該條約實現俄羅斯取得高加索與安那托利亞(Anatolia)的企圖。其中，土耳其割讓安大漢、卡爾士及巴敦(Andahan, Kars, Batoum)給俄羅斯。

26 Grant, supra note 5, p. 126. Tchétchénie: Lutte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The Chechen Times*, No. 7, March 28, 2003, <<http://www.chechentimes.org/fr/chechentimes/7/?id=1076>> (瀏覽日 Oct. 11, 2004)



軍隊之後，「納派」的領導者便宣佈建立北高加索酋長國(North Caucasian Emirate, 1918-1920)<sup>28</sup>。雖然該實體的行政組織程度不是很清楚，以及與外在世界的關係也相當模糊，但是山地居民仍然拒絕布爾什維克政權(Bolshevik regime)寧靜享有俄國經由戰爭與革命所保持的地區所有權。「納派」的領導者因身處國外，所以布爾什維克政權直到一九二五年才將他逮捕及處決。在蘇維埃軍隊戰勝最後的白俄羅斯軍隊，以及與波蘭結束戰爭之後，使其得以全力攻擊高加索山與中亞的脫離份子，因此對酋長國的政治斬首行動即是自一九二三年起兩年來對抗叛亂團體的戰鬥高潮。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後，車臣反抗運動依舊持續發生，遂迫使蘇聯在一九二八年企圖殲滅高加索山的全部伊斯蘭教宗教領袖。為達成此一目標所執行的清剿行動，又激起另一波叛亂，並且直到一九三〇年春天以前布爾什維克政權都處於守勢。即使在平定整個車臣抵抗之後，車臣仍然屬於蘇聯有效控制的不穩定邊緣，並且針對中央政府官員的暗殺更是一項持續性的風險<sup>29</sup>。此時期在東北高加索山區，包括新政府所重新命名的地區，蘇聯的權力可謂是名義大於實質或有名無實的統治狀態<sup>30</sup>。

車臣無法免除史達林(Joseph Starlin)在一九三七年對全蘇聯所進行的清剿行動。一位叛變的山地居民馬果瑪耶夫(Saadullah Magomaev)帶領低層次的游擊

27 Wimbush, *supra* note 18, p. 25;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16.

28 Not Just for Fun, *The Chechen Times*, No. 7, April 06, 2004, <<http://www.chechentimes.org/en/comments/?id=15545>> (瀏覽日 Oct. 11, 2004) .

29 Wimbush, *supra* note 18, pp. 27-28.

30 蘇聯政府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將車臣與印古什二地合併為蘇維埃山地共和國(Soviet Mountain Republic)。該共和國也包含奧塞地亞、卡巴地亞、巴爾卡利亞及卡拉采(Ossetia, Kabardia, Balkaria, and Karachay)。由於國家中央權力在該地區很薄弱，所以蘇聯政府承認回教律法與習慣法為該地區的基本法。蘇維埃山地共和國後來被予以解散，並且劃分為數個自治區域。車臣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變成自治省，以及印古什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成為自治省。在一九三四年初期，車臣自治省與印古什自治省二者被合併為車臣印古什自治省。此一自治省地位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被躍升為自治共和國。這項政策明顯為當年採用史達林憲法所附隨的全蘇聯政治地理組織改造一部分。Grant, *supra* note 5, p. 127, n. 36.



戰以對抗中央政府官員，尤其是針對與莫斯科合作的車臣人，期間長達十四年。當蘇維埃秘密警察總部（Narodniy Kom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 NKVD,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 內政人民委員部）（蘇聯國家安全局 Komitet Gossudarstvennoi Bezopastnosti 或 KGB 的前身，目前由聯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Service)取代 KGB）的特務人員開始在格洛茲尼及其他車臣城鎮內大規模逮捕與處決時，車臣人聚集於馬果瑪耶夫的旗下。於是，蘇聯政府便需要全面軍事行動以重新取得該共和國偏遠地區的控制權。雖然社會秩序的外表似乎已經在一九三九年獲得恢復，但是兩位車臣領導人雪利波夫(Mairbek Sheripov)與伊司瑞露夫(Hassan Israilov)組織反抗勢力，並且在一九四〇年發展成叛亂團體。伊司瑞露夫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宣布自己為車臣國的首領，並在提及俄羅斯軍隊敗給芬蘭時寫到：「熱誠的正義信念與高加索山及世界上熱愛自由的人們將協助我們的希望，及鼓舞我投入此冒險事業。你們可能認為這是有勇無謀與無意義的事，但我相信這是唯一的可能途徑。英勇的芬蘭人正在證明，當面對一個熱愛自由的小國時，這個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偉大帝國缺少力量。高加索將是第二個芬蘭，並且我們將被其他遭受壓迫的國家加以追隨。<sup>31</sup>」伊司瑞露夫及其為了推動反抗所設立的總參謀部與納粹軍隊(Nazi)進行接觸，並且在一九四二年後期傳遞外交照會給德國的東部佔領地部(Ostministerium, Reichsministerium für die besetzten Ostgebiete, German Ministry of the Occupied Eastern Territories)<sup>32</sup>，函中表示承諾對德國人的支持，以換取北高加索國家委員會(North Caucasian National Committee)及其國

31 伊司瑞露夫以前是共產黨黨員，但在與政黨領導人發生衝突之後，便於一九三九年離開共產黨。Adam Bruno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67*, New York: Praeger, 1968, pp. 289-294.

32 德國東區佔領地部，在前納粹意識型態的首領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指揮下，名義上負責管理東區佔領地。I.C.B. Dear & M.R.D. Foot,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966-967, 1044, 1049-1050. 實際上由伊姆勒(Heinrich Himmler)領導的黨衛隊(Schutzstaffel)組織才是這些領域的主要納粹機構。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hutzstaffel> > (最後瀏覽日 October 12, 2004)



家的承認。雖然德國軍隊未抵達車臣，但是蘇聯武裝軍隊則增援對付車臣的行動，並且使用飛機轟炸許多地區<sup>33</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驅使蘇聯中央政府在其所有領土上增加其政權行使的有效性運作，例如軍事徵兵措施擴及帝俄政權時期免除兵役的人口<sup>34</sup>。發展中的工業生產量也需要中央政府對於偏遠地區與人民的加強控制<sup>35</sup>。國家對戰爭的反應係以非比尋常的方式增加社會負擔，並因此在許多地方激起反抗聲浪。在軸心國(Axis)入侵的初期，蘇聯共軍(或紅軍)於一些地方遭受到嚴重的挫敗。這似乎是一個拋棄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受歡迎的外來政權之信號與時機。許多未表態支持俄國或被懷疑與軸心國共謀的民族團體全數都遭到驅逐。這些族群團體包括卡拉采人、巴爾卡人、卡爾蜜克人、克里米亞半島韃靼人及窩瓦河德國人(Karachays, Balkars, Kalmyks, Crimean Tatars, Volga Germans)<sup>36</sup>。由於前述政策及車臣叛亂團體與納粹德國的通謀聯繫，史達林遂對於車臣人採取特別嚴厲的措施。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萬蘇聯共軍與蘇維埃秘密警察總部部隊進入車臣印古什共和國，並且對車臣人與印古什人執行大規模與幾乎即時的驅逐。由於大部分的男人都被徵召進入軍隊服役，所以無健壯男人的國家才不會對蘇聯構成威脅。在一個特別的民族迫害行動中，國家部隊在數小時的過程中便強迫所有的車臣人與印古什人進入密閉的火車車廂內，然後載送至中亞的大草原上。在那兒他們未被提供食物或躲避處所，即被強迫趕下車。寒冷、飢餓與疾病或許就已殺掉一半的人口<sup>37</sup>。在他們流亡中亞期間，大部分待在哈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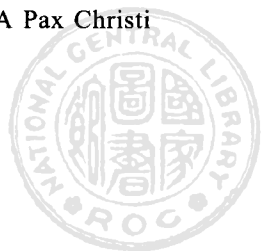
33 Grant, *supra* note 5, pp. 128-129.

34 中亞人與高加索人屬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服役，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未被徵兵的蘇聯人民。中亞人與高加索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角色係反映於蘇聯的戰爭紀念，例如前東柏林特雷普托公墓內(Treptow Cemetery)的馬賽克圖畫描述蘇聯的各種人民團結反抗侵略者，包括中亞人與高加索人。Ibid., p. 129, n. 43.

35 John Erickson, *The Road to Stalingrad: Stalin's War with Germa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6 Robert Conquest, *The Nation Killers: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pp. 99-103.

37 Riëks H.J. Smeets and Egbert G. Ch. Wesselink, *Chechnya: One Year of War—A Pax Christi*



克(Kazakhstan)境內，車臣人仍然維持傳統的社會組織，至少還有村落層次。一旦蘇聯的政治條件允許，這可能有助於返回車臣。克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向第二十屆黨代表大會演說中恢復車臣人的名譽<sup>38</sup>。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相同的措施終止對於車臣人與印古什人的返鄉禁令。遭驅逐後的大部分倖存者都已在短時間內重返高加索山<sup>39</sup>。

在俄羅斯維持高加索地區主權的整個時期，關於俄羅斯在高加索的權力程度與深度的疑問再度浮現，車臣尤其是疑慮的核心。如前所述，第一任名義上治理車臣職務的帝俄官員（一七八五年）為總督波提翁金伯爵，在軍事界線以外的地區僅實行有限的有效控制<sup>40</sup>。波提翁金伯爵的經驗預示蘇聯官員的職權範圍。在伊斯蘭教人口佔優勢的地區，蘇聯政權的存在必須與當地勢力相競爭，並且在每一個地方都幾乎完全不存在<sup>41</sup>。當地有經驗的內行人都知道任何執行蘇聯法令的嘗試都是徒然<sup>42</sup>。因此，蘇聯官員們都學會允許車臣人管理其本身事

---

International Report, 11 December 1995; Roger Kangas and Albert Digaev, *Remembering Stalin's Deportation of the Chechen Nation to Central Asia: Remembering the 1944 Chechen Deportation*, (最後瀏覽日 Oct. 13, 2004) <<http://tchetchenieparis.free.fr/text/1944-deport.htm>>; Edward Kline, ASF Chechnya Brief, <[http://asf.wdn.com/cgi/ASFdb.pl?&layout=noframe&pass=&main\\_page=http://asf.wdn.com/&main\\_page\\_title=ASF+Home+Page&action=View&database=asfdocs\\_chechbp\\_num\\_sprivat](http://asf.wdn.com/cgi/ASFdb.pl?&layout=noframe&pass=&main_page=http://asf.wdn.com/&main_page_title=ASF+Home+Page&action=View&database=asfdocs_chechbp_num_sprivat)> (最後瀏覽日 Oct. 13, 2004)

38 Roy Aleksandrovich Medvedev,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Khrushchev*,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84, pp. 83-110.

39 Kline, supra note 37, "Exile and Return: 1944-1957."

40 Baddeley, supra note 16, p. 46.

41 Victor Spolnikov, "Impact of Afghanistan's War o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of Central Asia," in Hafeez Malik ed., *Central Asia: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95, 109, 「在阿富汗事件以前，我有機會為了蘇聯共黨產的中央委員會與蘇聯政府閱讀中亞共和國的 KGB 分析。報告表示在一些中亞共和國裡，例如在土庫曼(Turkmenistan)裡，有一個結構的兩頭政治或雙首長制。換言之，官方結構（政黨的地區委員會、集體農場、法院）在表面上運作，但實際上他們全部只是傳統伊斯蘭教結構的外部形式。來自土庫曼的情報資料顯示在該共和國的南方，集體農場、村莊與法院維持在書面形式，但真正的權力與經濟掌握在傳統領導人的手裡。在一九八〇年，安朵波夫(Yuri Andropov)，當時 KGB 首領，告訴我蘇聯的權力在許多高加索山地區完全不存在。」



務，以便於在有特別急迫事務需要執行時，可以指望車臣人的協助。故對於地方權力運作的日常容忍是在緊急時取得合作的代價。

在一九九一年八月推翻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流產政變期間或之後不久所隨即發生的動亂時期，車臣趁機推動脫離莫斯科中央政府以尋求獨立。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前蘇聯戰略轟炸機駕駛員與車臣本地人杜達耶夫(Dzhokar Dudyaev)成為車臣共和國總統。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該共和國自行宣布脫離俄羅斯，並且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可是自其政權的早期數月起，內部反對杜達耶夫的勢力醞釀國內混亂，以及俄羅斯中央政府藉此開始扶植反對勢力。雖然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杜達耶夫已與俄羅斯國防部長葛拉契夫(Paval Grachev)進行談判，但是俄羅斯仍然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派遣大規模裝甲部隊前進車臣共和國。俄軍依然遭遇無法預期的極力反抗，而幾乎完全潰敗。俄羅斯對付車臣脫離份子的戰爭隨即爆發<sup>43</sup>，並且導致家園自然基礎建設的毀壞、將近一百五十萬名逃離家園的難民，及大約三萬人的死亡<sup>44</sup>。

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sup>45</sup> 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建立一支車臣常設使節團—OSCE 車臣使節

---

42 Anatol Lieven, *Chechnya: Tombstone of Russian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8.

43 有關車臣在其軍事行動方面的戰爭初期階段，參見 MAJ Gregory J. Celestan, “Wounded Bear: The Ongoing Russian Military Operation in Chechnya,” <<http://fms.leavenworth.army.mil/fmsopubs/issues/wounded/wounded.htm>> (瀏覽日 Oct. 14, 2004) ; Timothy L. Thomas, “The Caucasus Conflict and Russian Security: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Confront Chechnya,” Part One, Section One: Military-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nflict 11-31 December 1994, January 1995, <<http://members.tripod.com/hechenianPhenomenon/English/Thomas.htm>> (瀏覽日 Oct. 14, 2004) ; Stephen J. Blank and Earl H. Tilford, Jr., “Russia’s Invasion of Chechny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published on January 13, 1995 <<http://www.carlisle.army.mil/ssi/pdf/files/00160.pdf>> (瀏覽日 Oct. 14, 2004)

44 Kline, *supra* note 37; Smeets, *supra* note 37, p. 65.

45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http://www.osce.org/>> (瀏覽日 Oct. 14, 2004) ; Heinz Gartner, Adrian Hyde-Price, Erich Reiter, *Europe's New Security Challeng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團(OSCE Mission in Chechnya)，並且開始尋求和平對話的途徑。第一次對話在OSCE主辦下於格洛茲尼舉行，但沒有達成任何具體結論。在經過短暫時間之後，車臣游擊隊領袖巴薩耶夫(Shamil Basayev)在北高加索山攻佔俄羅斯城鎮布登諾夫斯克(Budennovsk)，並且握有大量俄國人質。前述措施使雙方深刻感到重啟談判之需要，於是在一九九五年七月達成停火協議。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俄羅斯安全理事會書記羅勃夫(Oleg Lobov)與俄羅斯扶植的車臣政府領袖扎夫加耶夫(Doku Zavgayev)簽署一份俄羅斯與車臣之間的關係原則協定<sup>46</sup>。該協定類似於支配聯邦政府與韃靼斯坦共和國(Tatarstan)及巴希寇爾托斯坦共和國(Bashkortostan)之間的關係條約，並且賦予車臣廣泛的自治權。可是，扎夫加耶夫及其政府實際上僅對於國家的一小部分領土實行有效的控制，因此正在山區堡壘中運作的杜達耶夫政府則認為該協定不具有效力。在俄羅斯總理切爾諾密爾廷(Viktor Chernomyrdin)的主持下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負責在車臣進行所有黨派的對話，並且由韃靼斯坦共和國總統塞密耶夫(Mintimer Shaimiyev)與哈薩克總統納查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居間調停。由於杜達耶夫在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遭到俄羅斯飛彈殺害，所以導致在該架構下的多方對話從未開啟。杜達耶夫的地位後來由楊達爾比耶夫(Zelimkhan Yandarbiyev)接替。楊達爾比耶夫在莫斯科開啟談判，並且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達成停火協議。OSCE以五月二十七日停火協議為基礎，居中促成和平協定。該和平協定係在一九九六年六月十日於印古什共和國的納芝蘭(Nazran)由車臣獨立派領袖瑪斯克哈多夫(Aslan Maskhadov)與俄羅斯民族部長密克海羅夫(Vyachelsav Mikhaylov)簽署，並且要求部分俄羅斯軍隊撤離車臣。因此，俄羅斯控制格洛茲尼與從格洛茲尼到在車臣與俄羅斯北高加索斯塔夫羅波爾省(Stavropol)之間邊境上的高速公路。儘管納芝蘭和平協定的施行，零星戰鬥仍然持續發生，並且在一九九六年八月戰情升高。在八月六日車臣軍隊襲擊格洛茲尼、古德梅斯(Gudermes)及阿爾剛(Argun)。在八月九日他們奪回首都格洛茲尼，以致於使俄羅斯司令官感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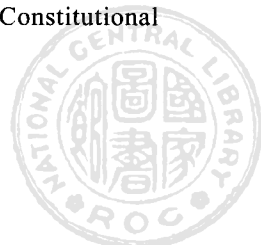
46 杜達耶夫及其支持者都被驅逐出格洛茲尼之外，並且在偏遠地區進行游擊戰，以對抗俄羅斯。



錯愕與驚慌。在莫斯科瀰漫緊急氣氛中，時任俄羅斯安全理事會書記雷飛德(Alezander Lebed)臨危授命全部聯邦車臣決策的責任。依照雷飛德的指示，在格洛茲尼附近的諾夫耶亞塔濟(Novyye At agi)與車臣邊境東側達吉斯坦的卡沙夫烏爾特(Kasavyurt)簽署卡沙夫烏爾特協定(Kasavyurt Agreement)。該協定係在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簽訂，並且包括俄羅斯聯邦與車臣共和國之間相互關係基礎的決定原則(Principles for Determining the Bases of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Chechen Republic，簡稱為車俄關係原則)<sup>47</sup>。該原則特別規定雙方應避免武力使用或威脅，並且接受普遍承認的民族自決權。該原則及其後衍生的二項協定更於一九九六年十月三日由俄總理切爾諾密爾廷與楊達爾比耶夫在莫斯科所共同發佈的十二點聯合宣言進一步確認。聯合宣言建立一個聯合委員會。聯合委員會係由聯邦部會與車臣統治聯盟指派的代表組成，並且有權發佈對於俄羅斯與車臣雙方具有拘束力的決定。聯合委員會的職掌包括監視軍隊的撤離、打擊犯罪、恐怖主義與種族及宗教衝突、確保車臣重建補助與融資的充足撥款、修復聯邦與車臣政府之間的財政關係，以及擬定與執行車臣共和國的重建計畫。在稍後的同年十月，俄羅斯扶植的車臣領袖扎夫加耶夫下台，並且將全部政權轉交楊達爾比耶夫政府。楊達爾比耶夫任命瑪斯克哈多夫(Aslan Maskhadov)為總理，以及烏杜基夫(Movladi Udugiv)為外交部長，並且將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設定為車臣總統與國會的選舉日。在選舉期間，新的過渡性協議開始執行車俄關係原則。在十月十七日雷布金(Ivan Rybkin)接任雷飛德(Alezander Lebed)安全理事會書記一職，並且設置一個功能與聯合委員會平行的委員會，並賦予該委員會決定有關車臣在俄羅斯聯邦地位上政治與憲法事務的職權。瑪斯克哈多夫在一個由OSCE觀察團認定為自由與公平的選舉中，以投票數百分之五十九點三贏得總統大選，並且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二日就任總統<sup>48</sup>。從那時起，主要關心的事務包括石油提煉與

47 Wendy Turnoff Atrokhov, "The Khasavyurt Accords: Maintaining the Rule of Law and Legitimacy of Democracy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midst the Chechen Crisis," 32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67, 376-378 (1999).

48 F. J. M. Feldbrugge, "The Elections in Chechnia in the Framework of Russian Constitutional



出口工業等基礎建設重建、抑制犯罪與恐怖主義，以及由車臣政府維持共和國領土的有效控制，但是因叛變的游擊隊拒絕與俄羅斯達成協議，所以前述事務變得相當棘手。車臣在俄羅斯聯邦法與國際法內的地位是瑪斯克哈多夫政府所面臨的主要法律爭議。依照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卡沙夫烏爾特協定所採取的原則，俄羅斯與車臣之間關係的最終協定應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根據普遍承認的國際法原則與規範加以達成<sup>49</sup>。

隨後瑪斯克哈多夫政府也遭瓦解，甚至其司令官最後都叛逃到其他派系。於一九九九年，那些司令官之一巴薩耶夫(Shamil Basayev)帶領軍隊進入鄰近的達吉斯坦。在接下來幾個月一系列炸彈在莫斯科陸續引爆。雖然從未有任何具體證據顯示車臣脫離份子牽涉莫斯科爆炸事件，但是這些事件提供中央政府發動另一波侵略行動的理由<sup>50</sup>。俄羅斯政府於這一波侵略中聲稱成功。車臣境內的大規模炸彈攻擊於二〇〇〇年結束。俄羅斯軍隊已幾乎控制車臣共和國的全部領土<sup>51</sup>。俄羅斯總統普廷(Vladimir Putin)表示，增加車臣的聯邦駐軍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目前沒有大規模軍事行動。軍隊已完成任務，並且在當地我們必須作一些非常不同的任務：發展政治過程。為達此目標，普廷要求在車臣舉辦公

---

Law,” 23 *Review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1 (1997).根據最新消息，包括俄羅斯電視台報導與瑪斯克哈多夫在倫敦的外交使節渣卡耶夫(Akhmed Zakayev)的事後確認，瑪斯克哈多夫已在二〇〇五年三月八日被證實死亡。“Chechen Leader Maskhadov Killed,” *BBC News*, 8 March, 2005, <<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4330039.stm>> (最後瀏覽日 March 8, 2005)。

49 Carlotta Gall and Thomas de Waal, *Chechnya: A Small Victorious War*, London: Pan, 1997, pp. 318-371; John Colarusso, “Chechnya: The War Without Winners,” 94 *Current History* 329-337 (1995).

50 David Johnson, The Lost Cause of the Caucasus, Peace in the breakaway Russian republic of Chechnya has never looked easy, but the recent hostage crisis in Moscow has rendered it well-nigh impossible, *The Economist*, November 2-8, 2002, Russia and Chechnya, *Johnson's Russia List*, <<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6526-16.cfm>> (最後瀏覽日 Oct. 18, 2004)

51 Paul Starobin, Chechnya: “Life is Horrible” There’s little progress in reviving its economy, *BusinessWeek*,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cember 26, 2002,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02\\_50/b3812071.htm](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02_50/b3812071.htm)> (最後瀏覽日 Oct. 18, 2004)



投。車臣共和國新憲法的投票將證明其地位係屬於俄羅斯聯邦的永久部分。在二〇〇三年三月一項明顯作弊的公投重申車臣屬於俄羅斯領土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接著在前述公投之後，於二〇〇三年十月舉辦總統大選，結果是卡地羅夫(Akhmad Kadyrov)當選車臣總統。批評者認為，雖然卡地羅夫取得百分之八十八出席投票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一選票，但是選舉顯然被預設為一樁鬧劇，倘若結果對於車臣人而言不是這麼悲慘的話<sup>52</sup>。

### 參、俄羅斯與車臣領土

為了釐清俄羅斯是否曾經在法律上取得車臣領土，我們必須考慮一般領土取得的法律過程、與該過程有關的目前國家實踐，以及俄羅斯在高加索山的特殊歷史背景。在國際法之下領土取得屬於稍微具有爭議性的議題，但是國際法學者傳統上列舉五項過程，因此國家可以透過五個過程取得新領土：(1)佔領、(2)割讓、(3)添加、(4)征服、(5)時效。其中，征服雖然傳統上被列為領土取得的方式，但在法律之下仍然產生困難。國家以武力征服領土及其居民是一種擴張其權力的老舊方法，但是目前征服是否依然可以產生法律所有權或法律上有效佔有則產生疑問<sup>53</sup>。時效取得制度時常被視為在征服之後使事實上領土取得可以

52 Chechny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Economist*, October 9, 2003, <[http://www.economist.com/research/articlesBySubject/displayStory.cfm?story\\_ID=2122044&subjectid=348903](http://www.economist.com/research/articlesBySubject/displayStory.cfm?story_ID=2122044&subjectid=348903)> (最後瀏覽日 Oct. 18, 2004)

53 J. L. Brierly, *The Law of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71-173; Martin Dixon & Robert McCorquodale,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Blackstone Press, 2000, pp. 296-298; Robert Y.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Peace, 9<sup>th</sup> ed., London: Longmans, 1992, pp. 566-575; Surya P. Sharma, *Territorial Acquisition,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Boston: M. Nijhoff, 1997, pp. 143-160;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6-288; I.A. Shearer, *Starke's International Law*, 11<sup>th</sup> ed., London: Butterworths, 1994, p. 152; Quincy Wright, "The Stimson Note of January 7, 1932," 26 *AJIL* 342 (1932), 征服可以產生不完全的所有權，而隨後僅得經由第三



變成法律上領土取得的效果。本文將分別根據時效與武力征服取得領土二種觀點來探討車臣的領土爭議。

## 一、時效之領土取得

### (一)時效制度

一般而言，時效係指經由時間的推移而取得權利的方法，並且對於此項權利取得沒有發生相競合的請求或持續的抗議<sup>54</sup>。若一個國家在特定領土上長期行使一種未受爭議的統治行為，可是無法證明法律所有權的取得方式與時點者，那麼時效制度能夠把領土所有權授予這個實際上有效統治的國家。無法證明所有權的存在可能是領土權力尚未出現的結果。某些國家從無法記憶或考察的時點起就已開始行使領土控制，一般通稱的有效控制(*effective control*)。換言之，領土控制可能透過征服而產生令人懷疑的所有權來源。即使國家權力首先經由非法行為的手段或引人懷疑的方式而強加於領土之上，但是時效制度可以賦予該國家具有法律上的所有權。時效需要時間，並且必須以沒有其他國家抗議領土取得的條件為基礎<sup>55</sup>。十九世紀的早期學者認為，在沒有原始所有權來源可以證明存在的情形，或者在佔有最初為錯誤，但合法的所有人卻疏於主張權利或無法主張權利的情形，時效取得所有權概念就可以從長期的持續佔有事實中產生<sup>56</sup>。最近學者補充說明，時效取得所有權的主張者必須在領土之上以繼續、不間斷及和平的方式行使國家權力已達充足的時間，以及為了使經由時效制度所取得的所有權能夠成為沒有瑕疵的權利，主張權利的國家必須根據前述的條件

---

國的承認來補足其完整性；Sharon Korman, *The Right of Conquest: 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by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p. 7-40.

54 學者有時區分取得時效與消滅時效。Sharma, *supra note* 53, pp. 107-108.

55 Brierly, *supra note* 53, pp. 163-167; McCorquodale, *supra note* 53, pp. 282-193; Sharma, *supra note* 53, pp. 61-106; Shaw, *supra note* 53, pp. 289-294; Shearer, *supra note* 53, pp. 147-152.

56 William E. Hall, *A 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 8<sup>th</sup> e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4, p. 143.



行使權力，並且附隨所有其他利害關係國家的默認<sup>57</sup>。另有學者認為沒有國際法案例明確地支持時效制度為領土取得的條件<sup>58</sup>。此種觀點上的差異則必須依照國家、法院及學者對於不同領土取得形式的狀況作個別的考量。有些學者實際上已公開批評前述五種領土取得的傳統劃分方法，並且闡述領土主權或所有權的爭議時常是複雜難解，並且牽涉各種法律原則對於重要事實的適用情形。此種處理過程的結果經常無法被歸因於任何單一的支配規則或取得條件<sup>59</sup>。有關領土取得的爭端解決案例都時常傾向於採用全面性方法<sup>60</sup>。此種高度複雜且依賴於互動性法律原則的情況使領土取得變得難以清楚地確認為任何特定的取得形式。可是，先例似乎仍然支持時效為領土所有權取得過程中的一項要素。

在明基爾與伊奎歐群島案(The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sup>61</sup>，雖然英國已長期對這些島嶼行使控制權，但法國仍然主張擁有在澤西(Jersey)與法國海岸之間英吉利海峽上的兩座小島群所有權。國際法院(ICJ)認為證據支持英國的島嶼所有權，因此認定英國勝訴。國際法院在英挪漁業案(The Fisheries cases)也似乎依據時效規則<sup>62</sup>。由於挪威新的法令宣布以直線基線為劃界起點，並且從基線起測量領海，所以英國不同意挪威使用確定基線的前述方法。挪威利用直線基線法，跨越海灣、水灣及其他海灣的彎曲劃直線，以消除領海地帶的不規則形狀。法院根據的理由為時效。挪威確定其基線劃法的日期可回溯至一八六九年或更早，並且在一九三三年之前一直都沒有爭議。法院推論的核心為外國普遍忍受挪威的實踐<sup>63</sup>。關於挪威主張領海的某些水域，英國承認時效以確保挪威

---

57 Sharma, *supra* note 53, pp. 108-109; 俞寬賜，國際法新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2年，頁186-188；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501-503。

58 Shearer, *supra* note 53, p. 154; 丘宏達，前揭書，頁501。

59 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9-130.

60 Shaw, *supra* note 53, p. 284.

61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France v.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17 November 1953, 1953 I.C.J. 47, 50.

62 *Fisheries cases (United Kingdom v. Norway)*, Judgment of 18 December 1951, 1951 I.C.J. 116.



的所有權。法院重申英國有關此項爭點的讓步，亦即挪威可以合理主張這些水域屬於其領海與內水，因為挪威已長期對他們行使必要的管轄權，並且沒有其他國家的抗議，即符合長期佔有(*possession longi temporis*)概念，因此，即使該管轄權構成現行有效規則的減損，挪威對於這些水域的管轄權現在仍然必須被加以承認。另一個國際仲裁判斷也敘述時效可以產生所有權的因素，即帕爾瑪斯島仲裁案(*The Island of Palmas case*)<sup>64</sup>。帕爾瑪斯島是在荷蘭東印度群島(印尼)與菲律賓(美國屬地)之間的一座島嶼。美國主張帕爾瑪斯島屬於西班牙與美國戰爭結束時西班牙割讓給美國的領土。獨任仲裁人胡勃(Max Huber)認定島嶼屬於荷蘭所有。由於部分依據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sup>65</sup>，胡勃寫到以時間長度為基礎的時效是一項有效與無庸置疑的所有權取得方法<sup>66</sup>，並且說明荷蘭自一七〇〇年至本爭端發生時(一九〇六年)都直接或間接地對島嶼行使主權行為。此項持續期間足以經由時效建立荷蘭的所有權。就時效而言，儘管學術界存在某些相反意見，國家實踐依然明確地支持時效制度的效力<sup>67</sup>。

## (二)俄羅斯對車臣領土之時效取得

若俄羅斯無法證明依據任何公約、協定或其他國際文件已將車臣領土授予俄羅斯者，俄羅斯極可能必須遵循時效以作為所有權的來源<sup>68</sup>。依照前述國際法上時效取得所有權制度的說明，在俄羅斯主張車臣領土所有權案例中，核心問題應為依時效取得所有權的全部要素是否都已存在。此項問題可以劃分為三個

---

63 Ibid., 1951 I.C.J. 138.

64 *The Island of Palmas case (Netherlands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2 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RIAA)* 829 (1928).

65 *State of Rhode Island v. State of Massachusetts*, 45 U.S. 591, 639 (1846); *State of Indiana v. State of Kentucky*, 136 U.S. 479 (1890).

66 *The Island of Palmas case*, 2 R.I.A.A. 840.

67 Robert Y. Jennings, *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1963, p. 20.

68 Hall, *supra* note 56, p. 143.在沒有原始所有權的來源可以被證明存在時，國家可以試圖主張時效取得所有權。



部分：1. 俄羅斯控制的持續期間是否使時效充足；2. 任何可辨別的車臣權力機構是否對俄羅斯的主張連貫地維持抗議而足以阻斷時效進行；以及3. 任何第三國是否對俄羅斯的主張連貫地維持抗議而足以阻斷時效進行。

### 1. 充足的控制期間

雖然許多案例都支持時效的效力為所有權的來源，但並未明確地解釋時效生效所需要的時間要素。一般規則都無法制定有關時效創造此種所有權需要的時間長度與其他條件，故每一件事實都依賴於個案實質內容的認定<sup>69</sup>。就國家實踐與案例的確提供有關時效生效所需時間的參考而言，俄羅斯的控制已充分達到透過時效方式建立所有權所需要的持續期間。例如在荷蘭控制幾乎超過爭端發生後兩百年之前就已開始的情形（一七〇〇年至一九〇六年），帕爾瑪斯島仲裁案已認定時效生效。可是荷蘭的控制為時斷時續的狀態。相反地，在英屬圭亞那與委內瑞拉邊界案的時效爭議，法院則一致地認為長達五十年的時間就可以開始產生效力<sup>70</sup>。因此，時間方面的參考要件還是有前例可循。

此外，俄羅斯在高加索以外的領土擴張歷史更可以闡明持續期間的爭議。俄羅斯在十九世紀期間取得中亞的領土。就時間點的比較而言，一部分在取得車臣以前，而其他部分則在取得車臣以後。雖然條約在中亞地區領土取得的複雜過程中只是一項要素而已，但是布科哈拉、浩罕與希瓦(Bukhara, Khokand, Khiva)三個酋長國明顯都是經由條約方式被俄羅斯帝國予以兼併<sup>71</sup>。下列三種領土取得的形式似乎可以簡略地呈現俄羅斯在中亞的勢力擴張背景：一，征服：主要是那些未被同時代的歐洲人接受為具有國家組織形式的領土；二，締結保護條約：俄羅斯與那些具有國家資格概念的政治共同體締結保護條約。嚴格來說，雖然俄羅斯與那些締結保護關係的酋長國（被保護國）未由俄羅斯（保護

69 Jennings, *supra* note 53, p. 706.

70 The British Guiana-Venezuela Boundary case, 89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57, 60 (1896).

71 俄羅斯擴張至中亞地區的法律關係在西方文獻裡並未被完整地加以處理。對於布科哈拉與希瓦保護關係的建立已由 Franz von Liszt 國際法(Das Völkerrecht)一書加以提起。von Liszt 指出俄羅斯分別於一八七三年與一八七六年在布哈拉與希瓦建立封建君主地位，但未詳細說明俄羅斯與酋長國之間的條約實踐。Grant, *supra* note 5, p. 157, note 136.



國) 予以兼併，但同時期的觀察者未必能非常瞭解保護關係與領土取得之間的差別，亦即接受俄國的保護實際上等同於納入俄國的勢力範圍<sup>72</sup>；以及三，兼併：在一些與俄羅斯締結條約關係的前述共同體之中，保護條約只是兩項取得步驟的第一步驟，接著第二步驟則是廢除保護關係，並且將直接管理的領土併入俄羅斯帝國的版圖<sup>73</sup>。此二階段特色則有些類似於英屬印度所發生的領土取得過程。一些印度土邦起初為保護關係條約的締約方，但後來經由廢除條約方式直接被納入在英國的統治下<sup>74</sup>。俄羅斯與中亞酋長國締結的保護及割讓條約若依據目前所承認的法律原則，將會讓人起疑，因為在每個條約中一造締約方都是在受脅迫之情形下簽訂條約。然而，在完全非自願的情形下所簽署的條約，如割讓領土或建立保護關係，都附隨地開啟歐洲統治領地的世界擴張。當時十九世紀的法律意見都接受這些條約為有效的條約<sup>75</sup>。在系爭條約法律事實的存在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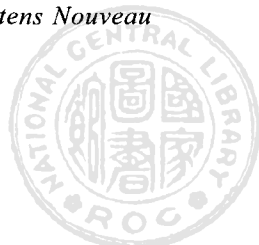
---

72 例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依據一八七六年法案自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起成為印度女皇，這無疑改變原有的法律關係，並且將被保護國納入印度帝國的疆界。在一八七六年法案以前，保護關係與所有權之間的分界線在政治上也是很模糊。

73 關於俄羅斯擴張至中亞，見 Edward Allworth,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Edward Allworth, Encounter, in Edward Allworth, *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59;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Systematic Conquest, 1865 to 1884, in Edward Allworth, *ibid.*, pp. 131-150; Michael Rywkin, *Russia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3; Seymour Becker,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and Kazakhstan: Motives, Methods, Consequences, in Hafeez Malik, *Central Asia: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21-38.

74 英國人在一八四〇年代與一八五〇年代援用權利失效與最高權威等法律原則，兼併薩塔拉、岬普爾、山巴普爾、巴葛哈特、烏代普爾、澤希及納葛普特(Satara, the Jaitpur states, Sambalpur, Baghat, Udaipur, Jhansi, Nagput)。Stanley A.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 4<sup>th</sup>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26-228.

75 Grant, *supra* note 5, p. 158. 割讓條約在美國西部拓荒時期很常見，並且同時代的人也接受這些條約為有效，如 Treaty of Cession of the Menimonees, October 18, 1848, U.S.-Menomonee, 14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series 1), p. 244; Treaty of Cession of the Indians of Stockbridge, Wisconsin, November 24, 1848, U.S.-Stockbridge, 14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series 1), p. 254; Treaty of Cession of the Pawnees, August 6, 1848, U.S.-Pawnee, 14 *Martens Nouveau*



時，有效的法律規範更可以包括事後的法律修改，因此在俄羅斯的有效控制與伴隨前述條約一起出現的情形，俄羅斯對於這些中亞領土的所有權主張就不曾有任何爭議。

若車臣的確係在沒有條約之下被俄羅斯予以兼併者，那麼我們需要知道更多有關那些現在為土庫曼(Turkmenistan)、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Kyrgyzstan)、塔吉克(Tadjikistan)，或烏茲別克(Uzbekistan)等國的領土也曾在沒有條約之下被俄羅斯兼併的類似情形，因為這將有助於問題的釐清。十九世紀的法律觀點拒絕將那些中亞的政治共同體視為國家，例如卡拉昆沙漠(Karakum)上的哈薩克游牧民族與土庫曼部落。他們似乎本來已由征服方式被納入俄羅斯帝國，而非由割讓或保護關係方式予以兼併。然而，這些領土不僅劃入俄羅斯的政治勢力範圍，並且最終也被認為屬於國際法上俄羅斯領土的一部分。在一九九一年前蘇聯解體之後，各國與國際組織都認為對於這五個中亞共和國給予新國家的承認屬於妥當的行為。這足以證實俄羅斯在中亞取得所有權的效力。俄羅斯透過直接的割讓方式取得一些地區的所有權，但是若某些中亞領土係在沒有任何法律文件記載之下併入俄羅斯帝國者，那麼該所有權必須來自於另一個領土取得方式。可能的方式就是征服。從歷史紀錄來看，征服在有效控制的意義中很明顯是領土取得的方法。但征服的法律地位若在缺少時效的情形下大概不能處於安定的狀態。在條約未實現俄羅斯在中亞取得領土的情形裡，時效因此是俄羅斯取得所有權的適當方法。大部分中亞領土是在車臣之後被併入俄羅斯。若時效所需要的時間因素已在俄羅斯開始有效控制中亞到一九九一年前蘇聯解體為止得以充足者，那麼從俄羅斯征服高加索的更早時點起算，時效更能夠獲得滿足。雖然時效不只是時間的經過而已，但是時間仍然屬於時效的一項關鍵性要素。在一九九一年解體以前，蘇聯明顯擁有五個中亞共和國領土的完整所有權。若任何中亞領土的所有權係經由時效取得，並且俄羅斯的領

---

*Recueil* (series 1) p. 214; Treaty of Cession of the Wyandotts and Delawares, December 14, 1843, U.S.-Wyandotts-Delawares, 14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series 1), p. 211; Treaty of the Chippewa of the Mississippi and Lake Superior, October 4, 1842, U.S.-Chippewa, 6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series 1), p. 610. *Ibid.*, p. 158, note 140.



土控制係在車臣之後開始者，那麼車臣反對俄羅斯所有權的效力就會被予以減弱，因為短時效的領土取得已生效，更不用說長時效的領土部分<sup>76</sup>。

## 2. 車臣的抗議效力

領土和平佔有的持續時間是所有權建立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針對權利主張者有效控制所有權的默認也是必要的條件。因此，為了排除默認的推定結果，持續的抗議便變得很重要，並且可以阻斷時效的進行，進而使之消滅。當抗議係來自於系爭領土所有權人的權力當局時，那麼對於有效控制的抗議就是最有可能阻斷時效進行的方式。例如第二次大戰期間的流亡政府(*governments in exile*)便阻止德國在波蘭、捷克及其他領土上所有權主張的確定<sup>77</sup>。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流亡政府也不斷地抗議蘇聯統治的事實，並且結合第三國的抗議，如美國，以協力否定蘇聯的法律所有權。夏密查爾仲裁案(*The Chamizal Arbitration*)便認定墨西哥已阻斷美國依時效取得在葛蘭得河(*Río Grande*)舊河道與新河道之間因河流改道所形成的一大片土地所有權，即使墨西哥的抗議未提升至武力對抗的程度<sup>78</sup>。

就車臣的領土而言，針對俄羅斯在高加索的政府控制行為，我們必須探討到底哪一種權力機關才能算是具有表達抗議的當事人地位(*locus standi*)，亦即哪一種實體才有資格提出抗議。現在的車臣政府似乎不大可能證明其與在俄羅斯征服車臣以前任何當地的有效政府具有連續性。抗議可以在連續武力抵抗俄羅斯時期被加以確認，但歷史紀錄似乎顯示高加索地區在二十世紀至少維持過一段寧靜時期<sup>79</sup>。反抗有時候會相對地減弱，那麼抗議阻斷時效所要求的持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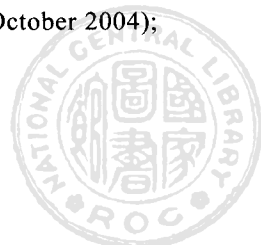
---

76 Grant, *supra* note 5, pp. 159-160.

77 在戰時(*tempori belli*)，時效也不會開始進行。德國在歐洲佔領所持續的時間極有可能不會符合時效的最低要求。Brownlie, *supra* note 59, pp. 153-154.為了使取得時效進行，佔領必須是和平與不間斷。

78 *Chamizal Arbitration (U.S. v. Mexico)*, 5 *AJIL* 782 (1911); *Chamizal Case (U.S. v. Mexico)*, 11 *R.I.A.A.* 309, 328 (*International Boundary Commission*, 1911); <[http://www.rra.dst.tx.us/c\\_t/history/Land/CHAMIZAL%20DISPUTE.cfm](http://www.rra.dst.tx.us/c_t/history/Land/CHAMIZAL%20DISPUTE.cfm)> (瀏覽日 Oct. 21, 2004)

79 John Colarusso, "Chechnya: The War Without Winners," 94 *Current History* 329 (October 1995); Nabi Abdullaev, "Chechnya Ten Years Later," 103 *Current History* 332 (October 2004);



也會相對欠缺。即使車臣的反抗在俄羅斯有效控制的持續期間內可以證明仍繼續且未曾中斷，但法律並未將此種與權威性官方聲明毫無關聯的武力叛亂視為可以阻斷時效取得所有權主張的抗議，因此就法律而言武力叛亂並不實質地等同於抗議。在實踐上的著名案例裡，抗議都係由具組織性的國家執政當局為意思表示及遞送外交照會。因此，僅在抗議係源自具組織性的國家當局時，抗議才會被認為具有法律效力。相反地，那些主張可以經由游擊戰或平民反抗運動來維持法律上抗議的觀點，則將受到質疑。在普利密爾寺廟案(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se)<sup>80</sup>，泰國主張普利密爾寺廟所位處的領土所有權，因此造成泰國的權利主張與柬埔寨的領土控制相衝突。國際法院認為泰國（當時稱暹羅）在兩個方面已默認柬埔寨（當時為法國的被保護國）的主權行使，分別為早期法國與暹羅劃界委員會內的暹羅官員未曾質疑此份明確將寺廟地區劃入法國（即柬埔寨）邊界內的地圖；以及當法國國旗在該地區懸掛時，暹羅官員以法國官員的賓客身分前往參訪寺廟，且事後寄送一份友好感謝函的照會給法國官員。在照會中未包括有關對法國所行使與展現的控制事實表達任何正式的抗議。國際法院認為就整體案件來看，暹羅的外在行為表現已顯示其等於默示承認柬埔寨（在法國的保護關係下）對普利密爾寺廟的所有權，因為在面臨明顯的權利主張競合而需要正式回應以確認或維護所有權的情況裡，在任何方式之下卻都沒有具體回應<sup>81</sup>。法院甚至重申抗議或默認前述法國官方行為的效果，並且提及系爭參訪活動是暹羅王子事先徵得暹羅國王的核准所進行的考古旅行一部分，因此明顯具有準官方性質<sup>82</sup>。是故，從前述先例的內容判斷，車臣無法證實其已履行具組織性國家當局的有效且持續性抗議。

---

Evangelista, *supra* note 1, p. 313; Anatol Lieven, "Through a Distorted Lens: Chechnya and the Western Media," 99 *Current History* 321 (October 2000).

80 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merits), Cambodia v. Thailand, 1962 *I.C.J.* 6 (June 15, 1962), <<http://www.icj-cij.org/icjwww/idecisions/isummaries/ictsummary620615.htm>> (瀏覽日 Oct. 23, 2004)

81 *Ibid.*, pp. 30-31.

82 *Ibid.*, p. 30.



### 3. 第三國的抗議效力

即使缺少車臣方面的抗議，並不當然排除時效中斷的任何可能性，因為第三國的抗議也可以改變領土的法律地位。還有必須強調的是在領土取得過程中第三國默認的法律上重要性<sup>83</sup>。東格陵蘭島法律地位案(The 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 case)係涉及格陵蘭島部分領土的所有權爭端<sup>84</sup>。丹麥提請法院特別注意第三國與丹麥都屬於締約國的條約，以及這些條約本文中所提起的丹麥控制格陵蘭島內容。第三國從未抗議條約內包括這些文字。常設國際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PCIJ)確認此項缺少抗議的主張，並因此認定有利丹麥的請求。可是到底需要怎麼樣的行為表示，才足以構成阻斷時效取得所有權主張的抗議呢？則不甚明瞭，而有待深究<sup>85</sup>。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國家實踐再次提供一些實例。來自第三國的許多抗議成功地拒絕蘇聯對波羅的海國家所有權主張的法律效力，雖然這些抗議確實有助於流亡政府的存在，其中的抗議還包括與流亡政府維持外交聯繫、基於禁止侵略原則持續不承認蘇聯在波羅的海國家的主權與所有權，以及公開譴責蘇聯在波羅的海國家的統治行為。因此，我們必須檢視有關第三國在帝俄與蘇聯時期涉及車臣事務的文獻。首先，歷史上並未顯示任何第三國表達過抗議<sup>86</sup>。是故，俄羅斯帝國及其繼承者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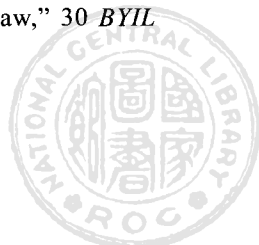
---

83 Brownlie, *supra* note 59, pp. 153-154, 155-161.

84 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 (Denmark v. Norway), 1933 *P.C.I.J.* (Series A/B) No. 53 (April 5), 本案丹麥勝訴。

85 雖然第三國同意已成為爭議的所在，但國際法學者都已假定同意係來自於具組織性的權力當局，而不是非正式的公眾活動。前述假定係被反映於丹麥對東格陵蘭島主張與印度對葡萄牙高亞、達瑪歐及狄梧(Goa, Damao, Diu)殖民地以武力進行控制的默認判決。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 1933 *PCIJ* (series A/B) No. 53; Quincy Wright, "The Goa Incident," 56 *AJIL* 617 (1962)。對於於車臣案例，我們可以主張征服使任何具組織性的權力當局都無法表達抗議。在普遍瞭解默認的情形，該結果也不會改變。未提出抗議與無能力抗議均同樣可以等同於對事物狀態的默認。當合法的所有人怠於主張其權利或無法主張時，時效皆會發生。Hall, *supra* note 56, p. 143.

86 I. C. MacGibbon,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Part of Protest in International Law," 30 *BYIL*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都已透過時效取得車臣領土的法律上所有權。可是爭議仍圍繞著時效原則，如國家實踐未清楚地顯示經由時效制度授予所有權所需要的時間長度，以及得阻斷時效進行的行為種類與行為人<sup>87</sup>。因此，若俄羅斯非法（如使用武力或威脅）取得車臣，或者俄羅斯無論如何都無法提出任何所有權的證明文件與來源，那麼時效將會補足這些缺陷，亦即如前所述一般，時效實際上已對車臣發生效力<sup>88</sup>。

## 二、武力取得領土之合法性

從歷史的文獻觀察，我們可以清楚知道俄羅斯從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已征服高加索地區，包括車臣在內。雖然車臣在一八六〇年代以前都一直對俄羅斯的行政官員進行反抗，但是該地區唯一具組織性的國家權力當局僅有俄羅斯<sup>89</sup>。依據現代國際法的規則，如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禁止使用武力規定，

---

239 (1953); I.C. MacGibbon, "The Scope of Acquiesc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31 *BYIL* 143 (1954). 國家實踐的重要性可以簡略為，來自最強大國家的抗議一般而言比弱小國家更具有立法效果，譬如美國與緬甸相比。但總體來說世界上地理政治的實力並不是估量特定國家聲明與行為的國際立法力量的唯一指標。立法力量也可能隨著特定國家關切爭議的程度而產生變化。例如非太空國家可以表示其將致力於改變管理同步軌道使用規則的觀點。即使他們國家數目眾多與改變部分太空法的意見一致，但他們的聲明與行為將不具有少數太空國家中之一或二國的相同立法效力。此規則也可以適用在海洋資源開發的實踐上。就車臣案例而言，大部分國家對俄羅斯征服該地區的行為可能都保持沈默。可是如伊朗表示抗議的話，那麼該抗議將具有比來自歐洲國家的抗議更具有重要性。由於伊朗地理位置的鄰近、其宗教與文化的聯繫及其安全利益，均使得伊朗的實踐在高加索地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相反地，伊朗的實踐就對英國併吞波爾共和國(the Boer Republics)為南非聯盟之一(one Union of South Africa)，將具有甚少的立法效果。

87 Sharma, *supra* note 53, p. 111. 時效尚有兩個未解決的問題：一為基於時效建立所有權所需要的時間；二為防止該所有權被加以建立所需要的行為程度。

88 Grant, *supra* note 5, p. 163.

89 在蘇聯統治之下，聯邦政府對許多國家的領土都控制得不好，但這未必對俄羅斯是否擁有車臣領土的所有權構成直接影響。即使歷史紀錄顯示俄羅斯從未對車臣擁有政府管理權，如一



領土的改變不得以武力的使用或威脅方式來實現，但在評估俄羅斯非法使用武力取得高加索地區的領土所有權時，若以現今的法律為判斷基礎，則可能是錯誤的，因為我們還必須納入其他時空因素的考量，才能完整評價此項爭議的合法性，如使用武力取得領土的傳統國際法與時際法規則等。

## (一)現代國際法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現代國際法學者都紛紛懷疑征服可以作為所有權來源的觀點，並且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國際法上已出現更嚴格的武力使用規範，以及消除征服的任何法律效力。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允許於自衛時使用武力的要件，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則禁止在國際法上以武力使用與威脅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因此，以武力使用方式所取得的領土依據聯合國憲章規定係屬非法與無效。此一規範曾經被認為僅拘束聯合國會員國而已，亦即該規範類似於由契約所產生的相對性效力。但在現今聯合國憲章中所涵蓋的前述規則已是一項具有對世性效力的規則，換言之，禁止使用武力義務為一項普遍性或對世性義務(*obligation erga omnes*)，亦即可以對所有國家主張權利或義務的規則，或國際社會的整體成員都享有與負擔的權利義務規則，而不管這些國家是否為聯合國會員國<sup>90</sup>。因此，即使在使用武力的初期階段屬於合法，但最終以武力取得領土則在任何形式下都屬非法且無效，例如自衛或預期性自衛。聯合國對於以色列佔領東耶路撒冷(East Jerusalem)與戈蘭高地

---

些支持車臣的學者所言，但毫無疑問地俄羅斯能夠將其他國家排除於該地區，以表彰其主權的行使。

90 對世性義務(*obligations erga omnes*)係由國際法院所首次提出，意指對整體國際社會所負擔的義務，亦即對世性義務的違反將被認為不只對直接受害國，並也對國際社會全體成員的侵害。*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Second Phase,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0, p. 3, para. 3; Jennings, *supra note* 53, pp. 574-575; Malcolm D. Evans,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 2003, pp. 142, 148; Peter Malanczuk, *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7<sup>th</sup> Revise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58-60。反之，對世性權利(*rights erga omnes*)亦然，亦即權利者可以向國際社會全體成員請求履行相對的義務。



(the Golan Heights)的實踐已支持與發展前述規則<sup>91</sup>。由於禁止使用武力改變領土的分配，因此以征服取得領土的傳統規則更已被完全摒棄。這項禁止規則是聯合國創立的原則之一與組織的運行準則。該項禁止規則在聯合國憲章建立之前就已存在，並且是國際聯盟所不可或缺的政策<sup>92</sup>。故現代國際法已明確表示國家不得以使用武力的非法手段來取得領土的法律所有權<sup>93</sup>。

91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42, U.N. SCOR, 22<sup>nd</sup> Session, 1382<sup>nd</sup> Meeting, pp. 8-9, U.N. Doc. S/8247 (1967) and Resolutions 252 (1968), 267 (1969), 298 (1971), 476 (1980), 478 (1980)。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譴責以色列侵略與佔領東耶路撒冷。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97 (1981)。安理會譴責以色列佔領戈蘭高地。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都宣稱這些佔領行為都屬於無效，以及沒有國際法效力。John Dugard, *Recogni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ambridge: Grotius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7, pp. 111-115; Thomas D. Grant, "East Timor, the U.N. System, and Enforcing Non-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33 *Vanderbil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73, 291-292(2000)。

92 Lung-Chu Chen and W. Michael Reisman, "Who Owns Taiwan: A 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Title," 81 *Yale Law Journal* 599, 654-655 (1972)。

93 一些具拘束力的國際文件已進一步建立禁止使用武力來改變領土的規則。美洲國家組織波哥大憲章(Bogotá Charter of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1948)第十七條禁止武力取得領土。119 *U.N.T.S.* 4, 12。這項規定強化一九三八年不承認武力取得領土的利馬宣言(Lima Declaration on Non-Recognition of 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by Force)。Ian Brownli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3, pp. 101, 116-117。聯合國安理會第二四二號決議案強調不允許以戰爭手段取得領土。S.C. Resolution 242, *supra* note 91, p. 8。各國間依聯合國憲章關於友好關係與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雖然只是大會的非拘束性決議，但其規定一國領土不得為他國來自武力威脅或使用之取得對象。任何來自武力威脅或使用所取得的領土不得被加以承認為法律上的領土取得。G. A. Resolution 2625, U.N. GAOR, 25<sup>th</sup> Session, Supplement No. 28, p. 123, U.N. Doc. A/8028 (1970)。大會第三三一四號決議案侵略定義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任何來自侵略之領土取得或特殊利益不被或不得被承認為合法，這也宣示以武力作為所有權法源的無效性。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314 (XXIX) on Definition of Aggression, 1974 *U.N.Y.B.* 845, 848, <<http://jurist.law.pitt.edu/3314.htm>> (最後瀏覽日 Oct. 28, 2004) 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五十二條規定，以脅迫方式取得的條約為無效，所以利用武力取得領土割讓的條約最終也無法轉讓所有權。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May 22, 1969, Article 52, 1155 *U.N.T.S.* 331。數個與武力移轉領



## (二)傳統國際法與時際法

武力並非一直被排除於法律上領土所有權的取得方法之外。征服即使依據傳統規則會被譴責為不義戰爭<sup>94</sup>，仍然可以是一項隨著時間經過而產生所有權的過程。單獨征服是無法成為所有權的法源，另外需要附帶長期間的控制及第三國默認征服所產生的情形，亦即征服必須與時間及默認要素相配合。現代國際法已不再承認這項由征服所創造的過程得繼續作為領土所有權的取得方式。所有權一旦取得，就未必會因規範領土取得法律的事後變更而隨即消滅。若一國已經由當時所承認的領土所有權移轉過程而取得領土者，該所有權可以保持效力。即使國際法事後對於所有權的取得過程立法規定明文禁止，仍然無法單獨決定繼續佔有事實的現行法律地位。為了決定前述繼續佔有事實的現行法律地位，我們必須先確認規範的法律（應適用的準據法）為「取得時有效的法律」（舊法）或「現行有效的法律」（新法）。因此，這裡呈現的問題為時間要素上的新舊法選擇<sup>95</sup>，亦即支配時間上的選法規則：時際法<sup>96</sup>。

---

土控制的聯合國案例實踐均係與禁止武力使用或威脅相一致。UN 安理會第六六二號決議案表示，伊拉克併吞科威特的行為在任何形式下與不管何種藉口都沒有法律效力，並被認為無效與不存在。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62, U.N. SCOR, 45<sup>th</sup> Session, 2934<sup>th</sup> Meeting, p. 1, U.N. Doc. S/RES/662 (1990).同樣以武力改變領土無效的實例還有聯合國關於土耳其北塞普勒斯的安理會第五五〇號決議(S.C. Res. 550, U.N. SCOR, 39<sup>th</sup> Session, 2539<sup>th</sup> Meeting, p. 12, U.N. Doc. S/INF/40 (1984))、東帝汶的大會第三四八五號決議(G.A. Res. 3485, U.N. G.A.O.R., 30<sup>th</sup> Session, 2439<sup>th</sup> Plenary Meeting, Supplement, No. 34, U.N. Doc. A/10034 (1975))，以及儘管有安理會第二七六號決議(1970)(1971 I.C.J. 16)，南非仍繼續存在於納米比亞（西南非）狀態的法律結果。Korman, *supra* note 53, pp. 249-301,分析五個一九四五年之後企圖以征服取得領土的案例：以色列（一九六七、八〇及八一年東耶路撒冷與戈蘭高地）、印度（一九六一年戈亞）、阿根廷（一九八二年福克蘭群島）、印尼（一九七六年東帝汶）及伊拉克（一九九〇年科威特）。

94 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New York: Basic Books, 3<sup>rd</sup> ed., 2000.

95 James B. Beam Distilling Co. v. Georgia et al., 501 U. S. 529, 534-535 (1990),承審法官 Souter 將問題定性為法院應該適用舊規則或新規則的爭點，所以追溯效力首先被正確地視為一項選法問題，而需在先前運作的原則與事後關係的原則之間作抉擇。

96 Island of Palmas, 2 R.I.A.A. 846.帕爾瑪斯島案獨任仲裁人 Max Huber 將時際法定義為決定



一項普遍但非一致的觀點是領土地位的問題應依領土地位建立當時有效的法律來決定。那麼接著面臨的是這項征服法則的現代地位問題。除非時際法規則的確被完全加以拒絕，但實際上我們沒有權力與理由這麼作，否則以征服取得的舊所有權仍必須保持有效。在特殊案例裡是否可能有政治因素的介入，亦即為何這個從征服取得的所有權現在可能被加以改變，但這是一個待會兒我們會加以檢視的不同問題。我們現在考量的事情不是一個立法或準立法的變更程序，而只是所有權的問題。因此，若舊的所有權來源都必須依現代法而非時際法來加以檢視者，那麼結果可能是很少所有權將毫無問題地逃離此項檢視<sup>97</sup>。依據前述觀點，若規範領土取得規則的改變對於依舊規則所實現的領土取得具有回溯效力者，那麼現行大部分領土的處理都會受到懷疑。因此，基於政治因素的考量，此類懷疑必須加以避免，並且透過時際法適用規則的解釋來提供結論的法律基礎<sup>98</sup>。前述所解釋的時際原則已為許多研究領土問題的學者所採納<sup>99</sup>。

依據時際法，所有權事後的效力評價係由所有權建立當時的法律規範之。因此，若在領土取得當時那些抵觸現行法律的取得方法係屬合法者，那麼經由這些方法所取得的領土仍應被認定為有效。換言之，行為可能依據現代的法規則無法移轉有效的所有權，但依據早期舊規則卻可以移轉有效的所有權。時際法的這項觀點已獲得國際法院的支持，如西撒哈拉諮詢意見案(*The Western Sahara Advisory Opinion case*)<sup>100</sup>。該案係由聯合國大會行使其諮詢權以尋求國

---

哪一個接續的法律制度應被加以適用的規則。Gerald Fitzmaurice,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51-1954: General Principles and Sources of Law," 30 *BYIL* 1, 5 (1953); Brownlie, *supra* note 59, pp. 126-128; Hans Kelse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2<sup>nd</sup>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7, pp. 178-179.

<sup>97</sup> Jennings, *supra* note 67, pp. 53-56.

<sup>98</sup> *Ibid.*, pp. 28-31.

<sup>99</sup> Malanczuk, *supra* note 90, p. 155; Yehuda Blum, "Remarks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 Case of Palestine," 82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334, 338-339 (1988); Gregory H. Fox,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 New Internal Focus?" 16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33, 759 (1995).

<sup>100</sup> *Western Sahara Advisory Opinion*, 1975 I.C.J. 12 (Oct. 16, 1975).



際法院就聯合國所關切的法律問題表達意見<sup>101</sup>。大會詢問西撒哈拉在西班牙進行殖民時期是否屬於無主地(*terra nullius*)<sup>102</sup>。法院在回答這項請求時特別確認在西班牙進行殖民時期的背景問題，並因此表示西撒哈拉是否屬於無主地的問題必須援用當時有效的法律來加以闡明<sup>103</sup>。但問題依然為，儘管事後的法律發生變更，所有權是否仍然繼續其效力。有些看法則抱持不同的觀點，並且建議前述所有權不得繼續有效。時際法也在帕爾瑪斯島案(*The Island of Palmas case*)中被加以檢視。該案獨任仲裁人胡勃認為，法律的事實必須依據與其同時期的法律來評價，而非交由該事實的相關爭議產生或無法被解決時的有效法律<sup>104</sup>。胡勃區分「最初的權利創造」與「在面臨法律變更時的權利存續」二者。關於在接續期間所盛行的不同法律制度中哪一個法律制度應被適用於特定的案件，必須在「權利創造」與「權利存續」之間作區別。權利創造的行為應該遵循權利產生時的有效法律，而相同的原則也要求權利的存續，亦即權利的繼續呈現也應該追隨法律發展所要求的條件<sup>105</sup>。因此，就歷史的事實而言，當詢問權利是否「曾經存在」（創造）時，法官不應該把情況發生之後的法律適用於該情況。因此，時際法可以防止此種年代錯誤的發生。可是，當詢問一項權利是否「依然存在」（存續）時，法官必須根據相同的原則來適用與該權利爭議同一時期的法律。

車臣爭端係產生於車臣總統杜達耶夫(Dzhokar Dudyayev)從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片面宣布脫離俄羅斯與車臣獨立(*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UDI*)。因此，該爭端引起的最早時間為一九九〇年代。帝俄型態的征服於今日毫無疑問地為非法與無效，並且在十幾年前也屬同樣結果。在二十世紀末之後的征服顯然無法轉讓所有權，並且也無法與其他程序合併為所有權移轉法源。就時際法而言，初步問題為應適用哪一個法律（準據法）。依前段討論結果，

---

101 Statute of the *I.C.J.*, Chapter IV.

102 *Western Sahara, 1975 I.C.J. p. 14.*

103 *Ibid.*, pp. 30-31.

104 *Island of Palmas, 2 R.I.A.A. p. 845.*

105 *Ibid.*



應適用的法律不是今日領土取得的法律，而是盛行於十九世紀初的法律，因為爭議的法律事實為俄羅斯的車臣所有權，並且若該所有權完全存在者，則其所擁有的來源為俄國沙皇當時在高加索地區所發動的戰役。若目標係要針對俄羅斯是否擁有車臣所有權一事進行歷史評價者，那麼時際法將會要求適用俄羅斯征服車臣領土當時有效的法律。若俄羅斯在一八五九年夏米爾投降時已徹底征服車臣者，那麼依據所適用的十九世紀中葉法律，因其所包含的武力容忍度較高，並表示武力為合法的變更手段，故俄羅斯取得車臣所有權。簡言之，基於三階段邏輯推演一定時、選法及適用：一、俄羅斯在一八五九年前後征服車臣；二、在評價車臣所有權是否由征服所創造時，應適用的法律為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律；三、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律允許以武力的使用或威脅來轉讓所有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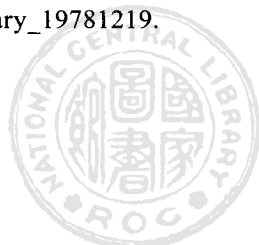
可是，所有權是否在法律改變之後依然存在則是另一項問題。依照許多學者與法官見解，所有權的繼續存在則不一定，如除了原先有效的主權主張之外，主張者還必須滿足時際法的條件，亦即有效的佔領必須符合後來的法律發展<sup>106</sup>。數個國際案例也適用此項選法規則。如前述帕爾瑪斯島案(*The Island of Palmas case*)或許是第一個在有關領土取得的國際案例裡權威性地適用時際法規則<sup>107</sup>。時際法規則也以類似的原則適用於東格陵蘭島案(*The Eastern Greenland case*)<sup>108</sup>。國際法院在愛琴海大陸礁層案(*The 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認為，在條約保留條款中使用的希臘領土地位一詞係指一項總稱，意指依據一般國際法規定包含在領土概念之內的任何事件，並且追隨法律的發展，以及在任何特定時期內符合有效法律所表達的意義。希臘領土地位的爭端必須根據今日這些爭端存在時的國際法規則（新法）來解釋，而非依一九三一年爭端存在當時的規則（舊法）<sup>109</sup>。然而，許多學者實際上都將時際法理解為不會影

<sup>106</sup> Sharma, *supra* note 53, p. 286.

<sup>107</sup> 相對地，在格黎斯巴達納案(*The Grisbadarna case*)中，仲裁法庭將十七世紀所發生的事實依據一九〇九年的法律來解釋。Grisbadarna case, 11 R.I.A.A. 147 (October 23, 1909).

<sup>108</sup> 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 1933 P.C.I.J. (Series A/B), No. 53, p. 46.

<sup>109</sup> 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Greece v. Turkey*), 1978 I.C.J. 4, 32-34, (最後瀏覽日 Oct. 30, 2004) <[http://www.icj-cij.org/icjwww/icsases/igt/igt\\_isummaries/igt\\_isummary\\_19781219](http://www.icj-cij.org/icjwww/icsases/igt/igt_isummaries/igt_isummary_19781219)>.



響法律地位的保護，並且應根據改變後的法律取得地位<sup>110</sup>。因此相對的兩項訴求為：一、行為應依其創造當時的法律來判斷；二、權利若依其創造當時法律規定的有效方式取得，但根據國際法發展所產生的改變無法維持者，則可能消滅<sup>111</sup>。有學者擔憂第二項要素可能到處懷疑那些國家已長久擁有的領土所有權，但國際法原則認為一國有效佔領的領土若事後被其他國家加以請求者，則該國的主張不得以沒有任何權力當局具體行為的完全抽象性權利為基礎，而必須證明其有效控制的事實<sup>112</sup>。儘管有前述的解釋，但關於時際法規則可能動搖舊所有權的見解已預示這些難解的憂慮<sup>113</sup>。

許多實例是一國從前以武力或脅迫手段依據條約取得領土，但今日很少人會懷疑國家擁有前述有效的領土所有權，例如加拿大魁北克(Québec)。法國人從一六〇八年起開始移民魁北克城，並且在一七五九年以前一直屬於法國領土。英軍於一七五九年擊敗駐紮的法軍，並且依據一七六三年巴黎公約(Treaty of Paris)，法國正式移轉控制權給英國<sup>114</sup>。今日以權力移轉方式作為所有權的法源

---

htm>.在時際法適用於條約時，時際法支持適用批准時所盛行的一般法律，並因此凍結條約中規定的義務所意指的原始意圖，但愛琴海大陸礁層案則不依循這項規則。T. O. Elias, "The Doctrine of Intertemporal Law," 74 *AJIL* 285-286 (1980).

110 Hans W. Baade, "Time and Meaning: Notes on the Intertemporal Law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and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43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19, 321-325 (1995); Jonathan I. Charney, "Central East Asian Maritime Boundarie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89 *AJIL* 724, 736-737 (1995); Benjamin K. Sibbett, "Tokdo or Takeshima?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21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606, 1627 (1998).

111 Elias, *supra* note 109, p. 286.

112 *Ibid.*, p. 292.

113 Philip C. Jessup, "The Palmas Island Arbitration," 22 *AJIL* 735, 739-740 (1928); Jennings, *supra* note 67, pp. 28-31.

114 *Treaty of Peace and Allian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Spain, concluded at Paris, Treaty of Paris, February 10, 1763*. 見<<http://www.explorenorth.com/library/history/blbjones3-17.htm>> (最後瀏覽日 July 4, 2005) 依據英、法、西三國所締結的巴黎公約，下列北美領土易手，1. 法國除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之外，所有北美領土割讓給英國；2. 法國割讓



將會令人懷疑<sup>115</sup>。英國之後一直繼續控制魁北克，並且第三國與法國都沒有抗議該事實。根據發展至十八世紀的傳統國際法，征服仍是一項可能有效的所有權來源，或至少與默認及時效相連結。其他依現代標準會引人懷疑的所有權移轉案例，包括美國西部拓荒的原住民土地與在一八四八年美墨戰爭後墨西哥割讓的領土、澳洲政府從原住民取得的土地及俄羅斯擴張的西伯利亞，但至今沒有人會懷疑魁北克屬於加拿大領土、美國的加州領土、坎培拉政府管轄的澳洲及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領土，可謂不勝枚舉。

格黎斯巴達納案(The *Grisbadarna case*)仲裁人認為對於已長久實際存在的事情狀態應該盡可能減少改變<sup>116</sup>。法律應致力於產生可預測性的結果、追求人際關係的穩定性與法的安定性。法律的變動最好能選擇最不干擾既定行為模式的方式進行，並且在新法律可能對既定的法律事實進行回溯適用時，更應小心謹慎。因此，即使在今日領土所有權不得以征服方式取得，但在十九世紀及更早以前征服取得的所有權仍然被普遍接受為有效。雖然各國猶豫是否將法律回溯適用於領土取得問題，至少若干學者已對反對觀點抱持保留態度<sup>117</sup>，但在各個案件裡時際法之適用都已依據修改事實的法律地位方式來解釋，而非以維持地位的方式為解釋。例如近來對於美洲與澳大拉西亞 (Australasia, 泛指澳洲、

---

路易斯安那給西班牙；3. 西班牙割讓佛羅里達(*Florida*)給英國；4. 法國保留聖羅倫斯河聖皮耳和密克隆(*Saint Pierre and Miquelon on the St Lawrence River*)殖民地的屬地。Antonio Casse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 Legal Reapprais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8-250.

115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icle 52.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拒絕授予法律效力給一國係在脅迫之下成為締約國的公約。因此，在脅迫之下所締結的條約為無效。

116 *Grisbadarna Arbitration case (Sweden v. Norway)*, 11 R.I.A.A. 147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1909).

117 早期著名的反對者，如 Philip C. Jessup, W.J.B. Versfelt。Elias, *supra* note 109, p. 286, notes 8, 9; Prudence Taylor, "Testing Times for the World Court: Judicial Process and the 1995 French Nuclear Tests Case," 8 *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199, 237, note 192 (1997); Martin Dixon, *Text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4<sup>th</sup> ed., London: Blackstone Press, 1996, p. 141.



紐西蘭及附近南太平洋諸島)原住民後裔主張的允許<sup>118</sup>。就法律的所有權而言,關於原住民主張的新實踐係與車臣具有相當關聯性。在兩類情形裡,主張者都控訴那些原始以武力取得過程所確立的所有權。在前述指控成功的情形,決策者(行政官員與立法者)都已將現行領土取得的法律適用於依據舊法律取

---

118 在這方面,加拿大的實踐大概是最發達的實例。加拿大原住民提起兩項請求,但都遭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依據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選擇議定書予以駁回。Deci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under the Optiona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22<sup>nd</sup> Session, U.N. GAOR, 39<sup>th</sup> Session, Supp. 40, Annex XVI, p. 203, U.N. Doc. A/39/40 (1984).例如在 A.D. v. Canada 案,人權委員會認為由米克瑪可部落協會首領(Grand Captain of the Mikmaq tribal society)所提起的請求因缺少當事人適格,而不予受理;Communication No. 167/1984, Bernard Ominayak, Chief of the Lubicon Lake Band v. Canada (adopted on 26 March 1990, 38<sup>th</sup> Session), U.N. GAOR, Human Rights Committee, 45<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40, Annex IX (A), p. 13.3, U.N. Doc. A/45/40 (1990), 在 Lubicon 案,人權委員會認為個人不得以其個人代表方式進行自決的請求,因自決是民族(peoples)的權利,而非個人。但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加拿大聯邦政府與西北地區(Northwest Territories)北極原住民締結「努那夫特土地請求協議」(Nunavut Land Claim Agreement)。Agreement Between the Inuit of the Nunavut Settlement Area as represented by the Tungavik Federation of Nunavut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in Right of Canada, May 25, 1993, <<http://www.tungavik.com/site-eng/nlca/nlca.htm>> (瀏覽日 Nov. 2, 2004); Nunavut Act, ch. 28, 1993 S.C. 1187 (Canada); An Act representing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Inuit of the Nunavut Settlement Area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in right of Canada, ch. 29, 1993 S. C. 1259 (Canada) (合稱為努那夫特土地請求協議)。Alexandra Kersey, "The Nunavut Agreement: A Model for Preserving Indigenous Rights," 11 *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429, 446-448 (1994); Matthew C. Miller, "An Australian Nunavut? A Comparison of Inuit and Aboriginal Rights Movements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12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175 (1998).儘管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尚未有承諾表示,但聯合國實踐也已朝向原住民領土請求的承認,如人權委員會提出的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Draft Declaration on Indigenous Rights)。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on its 11<sup>th</sup> Session, U.N. GAOR Human Rights Committee, Sub-Com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45<sup>th</sup> Session, Annex I, p. 50, UN Doc. E/CN.4/Sub.2/1993/29 (1993).人權委員會於一九九六年首次在一項單獨議程的標題下處理原住民爭議,並且提議設立原住民族論壇。Michael J. Dennis, "The Fifty-Second Session of the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91 *AJIL* 167, 171 (1997).



得的所有權<sup>119</sup>。若最近的時際法發展係與原住民權利有關者，那麼俄羅斯在某種方面就可能喪失車臣所有權，但無論任何時際法的適用是否都能證明俄羅斯從未取得車臣領土的所有權，顯然需要另外探究。

## 肆、車臣與自決權

### 一、自決權

在現代國際法的發展過程裡，自決權不是一種新的概念<sup>120</sup>。在一九一六年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將自決原則納入其十四點聲明<sup>121</sup>，因此使自決原則能夠提升到國際法層次。雖然國際聯盟沒有在其盟約中明文規定自決原則<sup>122</sup>，但學者都同意自決原則已在精神上被暗示性地體現於國際聯盟的託管地

---

119 努那夫特土地請求協議規定保障因紐特人(Inuits)的所有權，以及提供土地賠償以彌補歐洲人在未經北極原住民同意下從原住民手中奪走的土地。這種朝向支持原住民主張的轉移時常在人權或原住民權利的法律發展背景裡討論。當然這種轉移也可能在時際法觀點的發展背景裡同樣加以敘述。Jennifer E. Brady, "The Huaorani Tribe of Ecuador: A Study in Self-Determina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s," 10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291, 312 (1997); W. Michael Reisman, "Protecting Indigenous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89 *AJIL* 350 (1995).

120 國際法學者對於自決權的實際來源仍未達成一致看法。Halim Moris, "Self-Determination: An Affirmative Right or Mere Rhetoric?" 4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201, 202 (1997).簡言之，自決權的來源約略有三種說法：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希臘城邦國家時期及十八世紀作家羅素(John-Jacques Rousseau)的著作。

121 Valerie Epps, "The New Dynamics of Self-Determination," 31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433, 433-445 (1997).

122 國際聯盟盟約隱含地承認自決原則，因盟約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凡殖民地及領土於此次戰事之後不再屬於前統治該地之各國，而其居民在現代世界特別艱困的情況下尚不達自治者，應適用以這些人民之福祉與發展為文明化神聖付託的原則。The Covenant of League of Nations, Article 22, para.1.在亞蘭德島案(Aaland Island case)，由國際聯盟所指派的法官委員會也承認自決原則的存在，但認為自決原則不包括脫離與分離國家的權利。Gregory J. Ewald, "The Kurd's Right to Seced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Determination Prevails over Political



制度，並且作為一項文明化的神聖付託<sup>123</sup>。在一九四五年，自決原則獲得許多來自正受殖民統治國家的強力支持，並且最終被納入聯合國憲章<sup>124</sup>。在一九六〇年代，自決原則的援用已變得相當平常，並且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sup>125</sup>、區域組織的憲章<sup>126</sup>，以及許多重要的國際公約<sup>127</sup>到處都有自決權原則的規定。自決權今日則已被認為是強行法或強制規範(jus cogens or peremptory norms)之一，並且是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因此對於所有國家產生拘束力與義務<sup>128</sup>。自

---

Manipulation,” 22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375, 378 (1994).

123 Ved P. Nanda, “Self-Determination: The Case of Palestine,” 82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334, 335 (1988).

124 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規定聯合國的目標之一：「基於對平等權與民族自決原則之尊重，發展各國之間的友好關係。」第五十五條依第一條文字要求各會員國提升更高的生活水準、國際與文化合作，及普遍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同樣可以在第七十三條規定中發現隱含地提及平等權與自決權原則，如該條規定各會員國應承擔責任管理其人民尚未達自治充分程度的領土，並承認以該領土居民的福祉為最高原則。最後第七十六條第(b)項託管制度中包含自決概念，即託管制度的基本目標之一：「增進託管領土居民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發展，並以適合各領土及其人民的特殊情形及關係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為原則，及依照各託管協定的條款，逐步增進其邁向自治或獨立發展。」UN Charter, Article 1(2), 55, 73, 76(b).

125 *Namibia*, 1971 I.C.J. 16 (June 21, 1971); *Western Sahara*, 1975 I.C.J. 12 (Oct. 16, 1975); *East Timor*, 1995 I.C.J. 90 (June 30, 1995).

126 如非洲團結組織憲章前言第一段，各會員國確認掌控自己的命運是全體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Char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May 25, 1963, African States 479 U.N. T.S. 39, <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1963OAU-charter.html> > (瀏覽日 Nov. 2, 2004)

127 Elliot Stanton Berke, “Recent Development: The Chechnya Inquiry: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or Abandonment,” 10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879, 895 (1996).自決權已被納入於許多國際公約與條約之內，如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一條、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第一條、授予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宣言(G.A. Res. 1514)、聯合國憲章友好關係宣言(G.A. Res. 2625)、歐洲安全合作會議：赫爾辛基最終法案第八原則(14 I.L.M. 1292, 1295 (1975))、*The CSCE’s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 and Supplementary Document to Give Effect to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Charter*, Nov. 21, 1990 (30 I.L.M. 190, 197 (1991))、*The CSCE’s Document of the Copenhagen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Dimension* (29 I. L.M. 1305, 1308 (1990)).

128 Sam Blay, “Self-Determination: A Reassessment in Post Communist Era,” 22 *Denver Journal*



決權不只被認為是國際法原則，並且也是所有民族的權利<sup>129</sup>，以及真實享有任何人權的先決條件<sup>130</sup>。儘管有前述自決權的明確承認，但各國與學者之間仍對於自決權之範圍與特性，以及真正有權主張自決權之主體適格等爭點，還有諸多論辯<sup>131</sup>。對某些學者而言，自決權被嚴格侷限於那些遭受殖民統治或外國佔領的民族<sup>132</sup>，這即是所謂的外部自決權。外部自決權賦予那些遭受殖民統治或外國佔領的民族，可以在無任何外力干預下決定本身事務的權利<sup>133</sup>。但對其他學者而言，自決權並不限於那些遭受殖民統治或外國佔領的民族，而應指所有的民族(all peoples)，故還包括那些生活在現行國家領域之內的少數民族與原住

---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275 (1994); Eric Kolodner, "The Future of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10 *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53, 156 (1994); Laurence S. Hanauer, "The Irrelevance of Self-Determination Law to Ethno-National Conflict: A New Look at the Western Sahara Case," 9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33, 153 (1995).

129 Catherine J. Iorn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Self-Determination: Challenging State Sovereignty," 24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 253 (1993).在一九六〇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授予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宣言時，首先使用所有民族的自決權(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of all people)，故自決最初是以權利的形式出現，而非國際法原則。

130 在一九九三年維也納行動宣言與計畫中，聯合國會員國集體宣布世界人權會議(The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認為拒絕自決權應被認為違反人權，並強調有效實現此權利之重要性。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 of Action, June 25, 1993, para. 2, U.N. Doc. A/Conf. 157/24 (Part I) (1993); 32 *I.L.M.* 1661, 1665 (1993) <[http://www.unhchr.ch/huridocda/huridoca.nsf/\(Symbol\)/A.CONF.157.23.En?OpenDocument](http://www.unhchr.ch/huridocda/huridoca.nsf/(Symbol)/A.CONF.157.23.En?OpenDocument)> (最後瀏覽日 Nov. 2, 2004)。

131 Jorri Durrsma, *Fragment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icro-States: Self-Determination and Stateh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7-55; Cherylyn Brandt Ahrens, "Chechnya and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42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575, 576 (2004); Grant, *supra* note 5, p. 175; Trent N. Tappe, "Chechnya and the State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a Breakaway Reg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valuating the Legitimacy of Secessionist Claims," 34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55, 259 (1995).

132 Blay, *supra* note 128, p. 275; Gregory H. Fox,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A New Internal Focus?," 16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33 (1995).

133 Hurst Hannum, *Autonomy, Sovereign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 Accommodation of Conflicting Rights*, Philadelphia: Uni.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p. 49.



民族<sup>134</sup>，這是所謂的內部自決權。內部自決權賦予少數民族與原住民族自行決定其本身命運的權利。但有關賦予少數民族與原住民族的內部自決權範圍，依然還有爭議。一些學者主張內部自決權包括脫離權(*secession*)<sup>135</sup>。其他學者主張內部自決權只意指少數民族與原住民族有權透過合法的政治程序來選擇代表其權益的民主政府<sup>136</sup>。自決權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但嚴格來說，外部自決權的表現方式包括：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一個獨立國家自由結合或合併，或由一個民族自由決定以任何其他政治地位的形式呈現。內部自決權的表現方式有：一個民族在現行國家的架構下自由追求其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發展<sup>137</sup>。

## 二、車臣自決權之範圍

依照歷史上車臣人民抵抗俄羅斯帝國、蘇聯及俄羅斯再次統治的文獻，那麼車臣應該屬於非自治領土(*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y, NSGT*)，並因此享有最狹義的自決權，亦即於殖民地背景下的脫離權。國家實踐上僅在歐洲殖民國統治非緊鄰的領土，以及大多數人口屬於原住民或非宗主國人民之情形，該領土才會具有絕對的外部自決權，並在人民渴望獨立時具有獨立權<sup>138</sup>。可是俄羅斯對於車臣的統治係來自於鄰近領土的武力併吞行為，以及因此產生的主權行

---

134 Edward A. Laing, "The Norm of Self-Determination, 1941-1991," 22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9, 248 (1992).

135 Ved P. Nanda,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Validity of Claims to Secede," 13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57, 275 (1981).

136 Iorns, *supra* note 129, p. 273.將自決權解釋為意指代表的民主政府概念係來自於聯合國的友好關係宣言(G.A. Resolution 2625)。該宣言表示「以上各項規定均不得被解釋為授權或鼓勵各締約國採取任何行動，局部或全部分裂或損害主權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在該國於行為上符合前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及自決權原則，並因此具有代表其領土內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的全體人民的政府時。」

137 Ved P. Nanda,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29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305, 307-308 (2001); Moris, *supra* note 121, pp. 205-220.

138 Hurst Hannum, "Rethinking Self-Determination," 34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32 (1993).



使也普遍受到國際社會接受，故這不屬於享有獨立權的情形<sup>139</sup>。儘管車臣境內時常發生武力使用，但其情形仍不屬於傳統上所理解的自決權概念，亦即遭受外國侵略或統治的民族所擁有的自決權。那些已被侵略或其他正遭受外來強國控制的現行國家擁有自決權、推翻侵略者，以及回復真正獨立的權利。前述權利僅適用於遭受軍事佔領的現行國家或傳統殖民地，而不適用於那些位於現行國家境內的地方團體或族群<sup>140</sup>。相對地，有些學者主張波羅的海國家獨立的國際承認可以提供證據來證明車臣也應該具有脫離權<sup>141</sup>。車臣人是一個明顯不同的民族，並且已表現其持續抵抗俄羅斯與蘇聯的統治。然而，例如立陶宛(Lithuania)享有實際的獨立時期，大約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〇年左右，並且擁有國家承認與國際聯盟的會員國資格<sup>142</sup>。在蘇聯侵略與兼併立陶宛之後，國際社會拒絕承認（或不承認）蘇聯行為的效力，並且繼續接受立陶宛流亡政府的外交代表<sup>143</sup>。因此，立陶宛之前是一個被外來強國加以侵略或控制的現行國家<sup>144</sup>。更不像其他十一個非蘇聯共和國一般，波羅的海國家被視為在蘇聯統治下仍保有國家資格。國際法學者也都未將波羅的海國家描述為在一九九一年贏得國家資格，而只是重新確立蘇聯從一九四〇年非法剝奪他們的事實上獨立，並且回復波羅地海三小國的獨立地位<sup>145</sup>。但車臣以前從未獲得此種獨立地位與國家承認。在一九一八年車臣人僅屬於北高加索國家的一部分，即使其得到很有限的國家承認，但在大約兩年之內就已瓦解。另與立陶宛相比，車臣一九九一年的

139 Ibid., p. 33. 此種情形的實例包括兩次世紀大戰結束時所採用的領土殖民主義、一九二〇年代蘇聯創立期間的領土擴張主義，包括車臣，以及十九世紀西半球國家對原住民族所採取的政治控制。Ibid., p. 33, note 137.

140 Ibid., p. 34.

141 Tappe, supra note 131, pp. 279-289, 295; Chechnya Requests Independence, *The Economist*, Dec. 17, 1994, pp. 15-16.

142 Tappe, supra note 131, p. 269; Robert A. Vit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thuania: The Stimson Doctrine of Nonrecognition*, New York: Praeger, 1990, p. 8.

143 Vitas, supra note 144, pp. 39-49, 73-85.

144 Hannum, supra note 138, p. 34.

145 Grant, supra note 5, p 145.



獨立宣言則是車臣本身的首次獨立權主張<sup>146</sup>。另比較其他十一個取得獨立的非波羅的海共和國，有學者指出四項獲致此種獨立結果的主要因素為：一、當時正處於蘇聯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政府的瓦解時期；二、蘇聯及其法律繼承者俄羅斯的同意；三、公投程序的全民獨立確認；四、第三國的國家承認<sup>147</sup>。但在車臣案例，俄羅斯顯然從未同意車臣的獨立，並且車臣獨立未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以及還必須有合法的全民獨立公投<sup>148</sup>。車臣的獨立主張若是以宗教差異為基礎者，也同樣不具有說服力。雖然一九七〇年國家間依聯合國憲章關於友好關係與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友好關係宣言）所規定的「種族、信仰或膚色」文字似乎暗指某種宗教團體的權利或宗教權<sup>149</sup>，但前述權利是否已獲得國際習慣法的地位則不是相當明顯<sup>150</sup>。若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政權實例能提供該條款的適用機會者，那麼依類推適用規則，宗教上少數民族的脫離權似乎僅在國家政府按照宗教信仰的類別來排除其政治參與程序時，才會產生。車臣人已由於其信奉伊斯蘭教而遭受歧視，但蘇聯與俄羅斯政府都未利用宗教信仰因素作為政治上剝奪公民權利的理由，亦即伊斯蘭教徒不只因伊斯蘭教徒的身分而被排除於政治參與過程<sup>151</sup>。

車臣強烈主張車臣人民屬於一個生活在侵害人權或拒絕政治參與的政權統

---

146 Thomas D. Grant, "Current Development: Afghanistan Recognizes Chechnya," 15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869-872 (2000).

147 Grant, *supra* note 5, p. 139.

148 二〇〇三年三月公投雖然表面上已解決獨立問題，但仍是非常具有瑕疵，因為該次公投無法定性為一項準確的車臣意見表達。合法的公投是否會獲得不同的答案，則屬另一回事。Conor Mulcahy, "Pre-Determined: The March 23, 2003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in Chechny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 28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179-180, 195 (2005).

149 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G.A. Res. 2625, U.N. GAOR, 25th Session, Supp. No. 28, pp. 121, 124, U.N. Doc. A/8028 (1970).

150 Cassese, *supra* note 114, p. 121.

151 John B. Dunlop, *Russia Confronts Chechnya: Roots of a Separatist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 Press, 1998, pp. 6-7.



治環境（指俄羅斯聯邦政府）下的民族，因此應享有外部自決權。一般而言，下列三種可能產生脫離權的情形為：當國家的中央政府當局，一、持續拒絕給予宗教或種族團體的政治參與權；二、嚴重與有計畫地侵害其基本權利或人權；或三、拒絕在國家組織的架構下達成和平解決的可能性<sup>152</sup>。但有問題的是該方法未完全處理車臣的問題，並且車臣問題在這數年之間已產生戲劇性變化。毫無疑問地，在全體車臣人民被迫流放中亞地區時，蘇聯政府已嚴重與有計畫地戕害車臣人民的基本人權，但車臣人民從一九五七年重返車臣到一九九一年宣佈獨立之間所受到的蘇聯待遇，則不大可能定性為前述基本人權侵害情形。儘管目前衝突持續進行，但地方與聯邦政府當局正在透過官方對話，以授與車臣高度自治權<sup>153</sup>。可見這將導致自決權是否為靜態的問題，或者一旦中央政府已矯正其行為，特定民族的脫離權是否就會消失的疑問<sup>154</sup>。此外，相關爭點還有民族解放運動必須能代表全體民族行使自決權<sup>155</sup>。若允許不具備普遍支持的某個分裂團體決定其所聲稱代表的民族政治地位，那麼這將會導致無意義或嚴重分裂的後果。由於車臣強烈講求以部落為核心的忠誠（效忠部落），因此難以找到一位真正可以代表全體車臣人民的領導者<sup>156</sup>。例如車臣叛亂團體的領導者明顯就已在瑪斯克哈多夫(Aslan Maskhadov)、巴薩耶夫(Shamil Basayev)等戰地指揮官，及約旦人卡達巴(Khattab)之間形成分裂<sup>157</sup>。所以至今外界仍不清楚這些領導者中的哪一位才能真正代表全體車臣人民對外發言。至少車臣享

<sup>152</sup> Cassese, *supra* note 114, p. 119.

<sup>153</sup> 這是俄羅斯總統普廷(Vladimir Putin)宣示的政策。Vote for the Devil, *The Economist*, October 9, 2003, <[http://www.economist.com/world/europe/displayStory.cfm?story\\_id=2122044](http://www.economist.com/world/europe/displayStory.cfm?story_id=2122044)> (瀏覽日 Nov. 4, 2004)。

<sup>154</sup> Ahrens, *supra* note 131, p. 602.中央政府終止其迫害行為，受害民族的脫離權隨即消失。

<sup>155</sup> Vote for the Devil, *supra* note 153.

<sup>156</sup> 車臣的民族政治結構不是由傳統的垂直階級制度所組成，而是由自治部落聯盟(Tuqums)與部落(Teips)的網絡構築。Johnson, *supra* note 50；另見本文註 20 表一。

<sup>157</sup> Patrick E. Tyler, In Caucasus Gorge, A Haven for Muslim Militants, *New York Times*, Feb. 28, 2002<<http://www.criminology.fsu.edu/transcrime/articles/In%20Caucasus%20Gorge,%20a%20Haven%20for%20Muslim%20Militants.htm>> (瀏覽日 November 5, 2004)



有國際法的內部自決權<sup>158</sup>。

### 三、車臣自決權之效力

#### (一)自決權與領土完整之競合關係

目前新國家的出現過程都歸因於民族自決原則，嚴格來說為外部自決權之表現。許多前殖民地內部的國家解放運動已經顯現。大膽與片面的行為已成為一九四五年之後獨立的核心，並且前殖民強國陸續退出殖民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家資格鮮少經由脫離方式取得，而多是經由協定方式。事實上，從歐洲殖民帝國脫離的國家都是透過最嚴格條件下所規範的自決原則法律程序取得國家資格。狹義的自決權再度反映出法律重視穩定的價值，並以最謹慎的形式來變更現行國家的疆界與確定新國家的界線。車臣危機的人道方面確實引起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的關注，但除了關心車臣人道危機之外，前述國家與國際組織依然堅定認為任何危機解決的提議都必須尊重俄羅斯的領土完整<sup>159</sup>，因此，不得變動疆界與不承認新國家。俄羅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無疑扮演主要的強國角色，以及各國與國際組織都不願意與俄羅斯為敵。尊重領土完整也是一項難以克服的法律原則。

---

158 儘管目前車臣境內災難頻傳，但仍不大可能享有脫離權。當然，儘管國際法如此規定，軍事或政治事件仍可能導致車臣的事實上獨立。

159 聯合國僅關切與難民有關的衝突。人權委員會主席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表示，委員會對於俄羅斯武裝部隊過當的武力使用表達深度關切，以及密切注意車臣境內違反人權與人道法的慘劇。在呼籲停火與支持OSCE致力解決車臣衝突時，委員指出任何衝突的解決都將必須尊重俄羅斯聯邦的領土完整與憲法。1995 U.N.B.Y. 819-820, 925, U.N. Doc. E/1995/23; <<http://www.osce.org/docs/english/1990-1999/cfe/cfetreat.htm>> (最後瀏覽日 Nov. 15, 2004)。關於 OSCE 在車臣事務上的努力，歐盟強調必須尊重俄羅斯的主權與領土完整。除人道法之外，武器控制條約也得為國際關切的基礎，如歐洲常規武裝軍隊條約。Treaty on 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in Europe, Nov. 19, 1990, 30 I.L.M. 1, <<http://www.osce.org/docs/english/1990-1999/cfe/cfetreat.htm>> (最後瀏覽日 Nov. 15, 2004) 俄羅斯軍隊前往高加索的移動係企圖鎮壓車臣分離，這可能已違反歐洲常規武裝軍隊條約第五條數量限制與通知義務規定。



自決權僅在非自治領土的殖民地背景下才具有明確的法律地位。聯合國憲章明確處理兩類殖民地，一、託管地：憲章第十二章為以前在國際聯盟盟約第二十二條託管地制度下的領土提供基本架構；二、非自治領土：憲章第十一章處理那些由聯合國歸類為非自治領土的殖民地。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所定義之領土為其人民尚未達到完全自治程度的領土。這些領土涵蓋澳洲、紐西蘭、比利時、法國、荷蘭、英國及美國的屬地，但從一九五五年聯合國會員國葡萄牙與西班牙則不自願承認其殖民地為非自治領土。聯合國大會為了因應這種狀況，在一九六〇年(XV)第一五四一號決議中提出非自治領土的新適用標準<sup>160</sup>。儘管殖民地管理國反對，大會仍宣布一些領土為非自治領土<sup>161</sup>。非自治領土是唯一明確適用自決法律原則的領土。根據國際法院的納米比亞案諮詢意見(*The Namibia Advisory opinion*)，關於聯合國憲章規定的非自治領土，後來的國際法發展已使自決原則可以適用於所有非自治領土。國際法院也強調非自治領土基本上為有關殖民地的制度<sup>162</sup>。該制度迄今從未擴展到地理上屬於一國完整部分的領土延伸，並且僅限於不相鄰的殖民地。因此，該制度是否可以延伸到地理上一國領土的完整部分，則還不確定<sup>163</sup>。非自治領土是唯一自決原則可以在

160 這些原則將引導各會員國決定其是否有義務遞送憲章第 73(e)條所要求的資料。G. A. Resolution 1541, U.N. GAOR, 15<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16, 948<sup>th</sup> Plenary Meeting, p. 153, U.N. Doc. A/4684, p. 29 (1960).

161 在無殖民地管理國的同意下納入非自治領土制度的最近案例為法屬太平洋殖民地新加勒多尼亞(*New Caledonia*)。G. A. Resolution 41/41A, U.N. GAOP, 40<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53, 92<sup>nd</sup> Plenary Meeting, p. 255, U.N. Doc. A/40/53, p. 49 (1986).

162 *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 1971 I.C.J. 52.

163 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的科索沃省，因百分之九十阿爾巴尼亞人多數族群明顯被剝奪內部自決權，故可能符合聯合國大會第一五四一號決議非自治領土地位的納入標準。Epaminontas E. Triantafilou, "Matter of Law, Question of Policy: Kosovo's Current and Future Statu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5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55, 367 (2004); Jonathan I. Charney, "Self-Determination: Chechnya, Kosovo, and East Timor," 34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455, 460-462 (2001).但至少有二項政治因素會減弱大會指定科索沃為非自治領土之投票行為。首先，許多國家境內因存有潛在的分離主義少數族群，如法國、加



一些情形下產生脫離權的領土。即使在非自治領土的案例，國家實踐依然顯示母國的同意是獲取獨立過程的一項重要因素<sup>164</sup>。

對於許多國家而言，由於少數民族與其他團體時常主張自決權與脫離權，所以造成各國的高度隱憂<sup>165</sup>。國際文件，如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第二十七條規定在存有種族、宗教或語言上少數族群的國家內，那些少數族群不得被拒絕與其團體的其他成員一起享有其自己文化、信仰及實行其自己宗教，或使用其自己語言的權利。該條反映普遍的保守主義與保障領土完整，以及其他條文規定內部自決權。少數民族可以享有國際的法律保護，但在大多數案例中脫離權則不包括在內。在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草擬期間，許多國家向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傳送的訊息都清楚顯示，各國相信自決權在法律上是有範圍限制<sup>166</sup>。由於自決是一項有效的法律程序，所以很多國家都已在聯合國時代陸續實現獨立目標。在一九五〇與六〇年代聯合國會員國數量的大幅增加主要係基於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因素<sup>167</sup>。去殖民化有別於脫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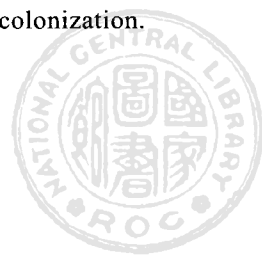
拿大、英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及伊拉克等國，所以很可能會反對擴大一塊屬於國家地理完整部分領土的國際地位。其次，雖然許多非洲、亞洲及加勒比海國家本身屬於非自治領土，並在其本身獨立過程期間受惠於該地位，但這些國家多數屬於不結盟運動成員國，而且前南斯拉夫屬於領導國，因此對於前南斯拉夫支持不結盟的傾向可能會導致一些前殖民地投票反對給予科索沃非自治領土的地位。Grant, *supra* note 5, p. 177, note 190.

164 James Crawford, "State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Relation to Secession," 69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85, 93 (1998).

165 Dominic McGoldrick,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New York: Oxford Uni. Press, 1991, p. 257; Dahlitz, Julie, *Secess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Conflict Avoidance-Regional Appraisals*,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T.M.C. Asser Press, 2003, p. 47.

166 McGoldrick, *ibid.*, p. 257, note 115.塞內加爾官員表示，脫離權不應被比做為國際法原則。關於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一條的第一個要素，事實上意指殖民情況，但卡薩蒙司(Casamance)則沒有殖民情形。

167 *Basic Facts about the United Nations*, published by the News and Media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New York, 2004, pp. 313-317, Decolonization.



並且與自決具有特殊與明顯限縮範圍的關係。去殖民化意指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非自治領土所定性的領土單位才可以行使自決。前述的領土單位具有國際法地位，並且可以選擇脫離其宗主國或母國。因此，使他們從宗主國離開並不會侵犯宗主國的領土完整。去殖民化確實包含自決要素，但在沒有特殊法律地位時，如殖民地具有非自治領土的地位，自決將面臨法律上更高位階的領土完整原則。去殖民化過程產生重大的國家發展。相反地，在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與去殖民化範疇之外，很少實體能夠成功地實現其建國之企圖<sup>168</sup>。

雖然外部自決權已成為一項非常廣泛的政治或道德原則，但是在法律上的適用機會很少。例如聯合國大會第二六二五號決議案(XXV)強調<sup>169</sup>，若一國政府平等地代表其領土上的全體人民者，那麼該國即順從其全體人民的自決原則，並且有權保護其領土完整<sup>170</sup>。該決議表示在一國於行為上符合前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及自決權原則，並因此具有代表其領土上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之全體人民的政府時，以上各項規定均不得解釋為授權或鼓勵（各會員國）採取任何行動，以達成局部或全部分裂或損害主權獨立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sup>171</sup>。自決可以賦予一個民族在他們居住的國家範圍內主張某種程度的自治權，

168 孟加拉時常被援用為成功的案例。雖然孟加拉在一九七二年建立其領土的有效獨立控制，並在同年申請聯合國入會，但直到一九七四年才被允許。Crawford, *supra* note 164, p. 92, note 19.相反地，失敗的脫離企圖則眾多，如 Katanga (Congo), Biafra (Nigeria), Kashmir (India), East Punjab (India), the Karen and Shan states (Burma), the Turkish Federated State of Cyprus and its continuation the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ern Cyprus (Cyprus), Tamil Elam (from Sri Lanka), the South Sudan (Sudan), Somaliland (Somalia), Bougainville (Papua New Guinea), Kurdistan (Iraq and Turkey), the Republika Srpska (Bosnia-Herzegovina), Abkhazia (Georgia), South Ossetia (Georgia), Nagorny-Kharabakh (Azerbaija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Yemen). *Ibid.*, pp. 107-108.即使在一個政體已奪取母國局部領土的有效控制情形，承認也不會立即授予，故國際法極度保守於領土完整原則。

169 G.A. Res. 2625, 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GAOR, 25th Session, Supp. No. 28, p. 124, U.N. Doc. A/8028 (1970).

170 Crawford, *supra* note 164, pp. 91-92.

171 *Ibid.*



並且在他們屬於其國家境內的少數民族時，自決也可以賦予他們法律的保護權<sup>172</sup>。但目前大家所接受的觀點為自決不會賦予民族脫離權或外部自決權<sup>173</sup>。喬治亞境內的阿布哈西亞(Abkhazia)危機解決實例可以做為內部自決權的國際實踐<sup>174</sup>。聯合國設立聯合國喬治亞觀察團(The UN Observer Mission in Georgia, UNOMIG)<sup>175</sup>以查核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喬治亞與阿布哈西亞人雙方停火協議之落實成果<sup>176</sup>。雙方在一九九四年四月四日在俄羅斯與聯合國主持下締結進一步協議。此份四月四日協議規定，阿布哈西亞有權制訂其自身憲法與法律，以及適當的國家象徵，如國歌、國徽及國旗，但必須尊重喬治亞的領土完整<sup>177</sup>。若前述案例為某種程度自治權的表現者，那麼該有限與內部的自治權形式仍然繼續受到領土完整的嚴格限制，如自治與少數民族權。

---

172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Republics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 1992 *Official Journal* (C 176) 5; Danilo Türk, "Annex 1: Declaration on the 'Guidelines on the Recognition of New Stat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in the Soviet Union,'" 4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2 (1993).當時歐洲共同體(EC)強迫克羅埃西亞(Croatia)必須在其憲法內納入保護塞爾維亞少數族群的保障條款。Yoram Dinstein and Mala Tabory,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and Human Rights*, US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173 Kwaw Nyameke Blay, "Self-Determination Versus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 Decolonization Revisited," 25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86 (1985); Mulcahy, *supra* note 148, p. 190.

174 Crawford, *supra* note 164, p. 108.

175 UNOMIG, <<http://www.un.org/Depts/dpko/missions/unomig/>> (最後瀏覽日 Nov. 11, 2004)

176 S.C. Resolution 858, U.N. SCOR, 48<sup>th</sup> Session, 3268<sup>th</sup> Meeting, p. 1, U.N. Doc. S/RES 858 (1993).

177 Declaration on Measures for a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the Georgian - Abkhaz Conflict, 4 April 1994; Quadripartite Agreement on Voluntary Return of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4 April 1994. Georgia-Abkhazia Agreement, 98 *Revue General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735 (1994).



## (二) 主要國家之觀點

自決原則的適用狹窄性與領土完整原則的對抗性都在車臣危機期間被加以確認。下列為法國、英國、美國及中國對外針對俄羅斯的車臣問題所公開的觀點：

### 1. 法國外交部長之觀點

車臣構成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原則屬於國際生活的基本規則之一。但對於各會員國國家領土境內發生的事務，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各會員國都已保證與承認相互的監督權利<sup>178</sup>。

### 2. 英國政府之觀點

自決權之行使也必須考量下列相關問題，如什麼才構成個別的民族與尊重單一國家的領土完整原則。在車臣案例中，沒有任何國家已承認杜達耶夫總統的片面獨立宣布，但我們一再請求俄羅斯人能夠努力取得政治解決，並且允許車臣人民可以在俄羅斯聯邦架構之內表示其身分<sup>179</sup>。

### 3. 美國國務院之觀點

我們支持俄羅斯聯邦之主權與領土完整。我們反對以武力方式企圖改變國際疆界的行為，不管係以一國侵略另一國形式或武裝分離主義者運動形式，如杜達耶夫所領導的情形。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聲稱，我們將車臣認定為俄羅斯政府與車臣人民將必須以政治手段共同和平解決的事務<sup>180</sup>。

---

178 翻譯自 *Pratique Francais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41 *Annuaire Franc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911 (1995), “La Tchétchénie fait partie de la Fédération de Russie. Le respect du principe de souveraineté et d’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est une des règles de base de la vie internationale. Mais les Etats membres de la OSCE ont pris des engagements et sont reconnus un droit de regard mutuel sur ce qui se passe a l’intérieur de leurs propres territoires nationaux.”

179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Lords (Great Britain)*, 5<sup>th</sup> Series, 476 (1995), in 66 *BYIL* 621 (1995).

180 Strobe Talbott, “Supporting Democracy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119, 120 (1995). 美國同樣強調領土完整的效力高於自決原則。



#### 4. 中國(PRC)之觀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俄羅斯聯邦在捍衛其國家統一時所採取的措施與行動，並且認為車臣問題是俄羅斯聯邦的國內事務<sup>181</sup>。

根據前述幾個主要強國的觀點，俄羅斯的領土完整應無法容忍車臣的片面脫離行為，並且車臣僅屬於一國的內政事務，故車臣危機不屬於國際管轄事務，以及俄羅斯在過去某個時期裡已取得車臣領土的法律所有權。國際上各國都已接受俄羅斯取得車臣領土的所有權，或至少國家實踐已暗示此種接受行為。因此，第三國對於車臣危機所展現的反應可能充分取決於默認問題。這完全與現行所瞭解的自決權概念相符，並且支持俄羅斯的訴求。

#### (三) 去殖民化過程之演變

去殖民化過程一直處於動態演變的發展。在一九四五年以後，去殖民化過程發展得更為快速，並且迄今還可能屬於不完整的規則。即使去殖民化屬於一種本質上受限於非自治領土特殊案例的過程，但其已證明是一項實現既得權 (vested rights) 的有效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很少人會懷疑歐洲國家對大部分非洲領土與許多加勒比海、亞洲及澳大拉西亞領土所有權的效力，並且在三十年之後只剩下非常稀少的殖民地還處於歐洲國家的控制。針對去殖民化過程的限制係指去殖民化只適用於那些被定義為非自治領土的領土。可是在去殖民化過程的時代，聯合國對於非自治領土的定義方式已至少經歷過一次重大變革。在聯合國憲章時代的初期，去殖民化只須取得殖民地管理國的同意就可以進行<sup>182</sup>，但在一九六〇年以後，去殖民化即使面臨到有系統性的阻礙也依然

---

181 俄羅斯與中國在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發佈一份聯合宣言。二國互換有關車臣與台灣的保證，並且主張二國認為車臣與台灣的分裂訴求違反他們的領土完整。見 *Joint Declaration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N. GAOR, 51<sup>st</sup> Session, Annex, Agenda Items 66, 71, 97, U.N. Doc. A/51/127/Annex (1996).

182 這項制度係源於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各會員國認為管理那些被指定為非自治領土之殖民地屬於一項神聖託付，並且承諾促進殖民地人民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自治的發展，及定期向秘書長遞送每一個非自治領土的報告。針對報告制度，大會第七四二號決議列舉不



運行<sup>183</sup>。前述重大轉變係起因於聯合國大會內前殖民地國家數目的增加，以及

需傳送資料的決定因素。G.A. Res. 742, U.N. GAOR, 8th Session, Supp. No. 17, 459<sup>th</sup> Plenary Meeting, p. 194, U.N. Doc. A/2630, p. 21 (1953).大會第一四六七號決議設立特別委員會，以研究各會員國決定是否有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e)條傳遞資料義務之指導原則。G. A. Res. 1467, U.N. GAOR, 14<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16, 855<sup>th</sup> Plenary Meeting, p. 212, U. N. Doc. A/4354, p. 36 (1959).在特別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提出以前，非自治領土的報告制度是自願的，即是否將領土指定為非自治領土完全屬於殖民地管理國的裁量。Information on 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 Transmitted under Article 73 (e) of United Nations Charter,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in 1960, 1960 U.N.Y.B. 502-503.

183 自一九六〇年起，去殖民化的呼籲發生強化作用。產生改變的指標為「授予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 G.A. Res. 1514, U.N. GAOR, 15<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16, U.N. Doc. A/4684 (1960))。於宣言的前言，大會鄭重宣布加速與無條件終結殖民主義一切形式與呈現方式的必要性。於宣言第五項，在託管領土與非自治領土或其他尚未達成獨立之領土內，立即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依照那些領土上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將一切權力無條件與不保留地移交他們，並且使他們能享受完全的獨立與自由。大會後續通過與特定殖民地有關的決議，並且闡述大會一五一四號決議，如 G.A. Res. 1724 (Algeria), 1811 (Zanzibar), 1812 (Kenya), 1817 (Basutoland, Bechuanaland, Swaziland), 1954, 2063, 2066 (Mauritius), 2183 (Aden), 2230 (Equatorial Guinea), 2866 (Seychelles), 2985, 3158, 3161 (Comoros Archipelago), 3287, 3291, 3294 (Portuguese-administered territories), 3295 (Namibia), 3399。在大會通過第一五一四號決議時，去殖民化的法律過程經歷了其在聯合國時代的最重大改變。依據第一五一四號決議，特別委員會將評價領土是否為非自治領土，並因此成為傳遞資料的義務對象。該決議的附件規定兩項要素以初步顯示傳遞資料的義務，即若受外國管理的領土在地理上是分離的，並且在種族或文化上是有區別的，那麼該領土就屬於非自治領土。在建立前述二項要素之後，其他因素才會被應用於支持或反駁報告義務存在之推定。其他因素可以包括行政、政治、司法制度、經濟或歷史等層面。這等於是一項新制度，用以取代自動報告制度—領土自動指定為非自治領土方式，大會從那時起將宣布領土為非自治領土，而不須考量殖民地管理國是否同意於該指定。該新制度的首次實行是大會第一五四二號決議決定將葡萄牙的海外領土指定為非自治領土，包括維德角(Cape Verde)、幾內亞、聖多美與普林希比、Sao Joao Batista de Ajuda、安哥拉及其卡賓達區(Cabinda)、莫三比克、高亞及其附屬地、澳門、東帝汶。G.A. Res. 1542, U.N.GAOR, 15<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16, 948<sup>th</sup> Plenary Meeting, p. 154, U.D. Doc. A/4684, p. 30 (1960).在下一屆大會會期期間，大會設立葡萄牙管理領土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Territories Under Portuguese Administration)。在無殖民



其他會員國反對殖民主義的信念終於獲得實現。於是，去殖民化過程所衍生的發展為導入強制義務的觀點。聯合國大會對於大多數進行武力反抗殖民管理當局的國家解放運動所給予的承認，更強烈呈現從同意到強制的態度轉變<sup>184</sup>。前述轉變將要求聯合國之獨立過程必須以類似的程度進行改變，並且將獨立過程延伸到那些宗主國不願意將之承認為去殖民化對象及地理上非遠離宗主國的領土。

依據前述所發生的演變，國家實踐普遍地認為，現今國際法制度未適當地處理那些地理上與各國統一的民族的地位，因各國係在未經其同意的情形下統治這些民族，並且國際法可以處理這些民族的地位。有些學者已注意到去殖民化規則的不一致，並且建議去殖民化規則可能的轉變，例如為什麼在殖民地的民族希望擺脫其統治者的控制時，就可以具有一切道德與法律的權利來進行脫離，但明顯可區別的少數民族突然發現自己係依據某個中世紀領土解決的文獻

---

地管理國同意而被宣布為非自治領土的其他領土，包括西班牙海外屬地(G.A. Res. 1542)、南羅德西亞(G.A. Res. 1747)、新海布里地群島(New Hebrides, G.A. Res. 2069)、法屬索馬利蘭(G.A. Res. 2228)、科摩洛(Comoros, G.A. Res. 3161)、新加勒多尼亞(New Caledonia, G.A. Res. 41/41A)。其他闡述去殖民化訴求的大會決議，還包括第二一〇五號決議支持國家解放運動、第二六二一號決議全面執行授予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宣言之行動計畫，並確認殖民地人民具有固有的權利，以一切必要手段自行對抗壓抑其自由與獨立渴望的殖民地管理國。

<sup>184</sup>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918, U.N. GAOR, 27<sup>th</sup> Session, Supplement No. 30, 1862<sup>nd</sup> Plenary Meeting, p. 311, U.N. Document A/8730, p. 75 (1972)*，承認安哥拉、幾內亞比索、維德角及莫三比克的國家解放運動是那些領土上民族真正嚮往的有效代表；*G.A. Res. 3102, U.N. GAOR, 28<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30, 2197<sup>th</sup> Plenary Meeting, p. 511, U.N. Doc. A/9030, p. 141 (1973)*，邀請各類國家解放運動派遣代表參加國際會議；*G.A. Res. 3111, U.N. GAOR, 28<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30, 2198<sup>th</sup> Plenary Meeting, p. 463, U.N. Doc. A/9030, p. 93 (1973)*；*G.A. Res. 3115, U.N. GAOR, 28<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30, 2198<sup>th</sup> Plenary Meeting, p. 469, U.N. Doc. A/9030, p. 99 (1973)*，承認辛巴威與納米比亞的國家解放運動；*G. A. Res. 3247, U.N. GAOR, 29<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31, 2303<sup>rd</sup> Plenary Meeting, p. 392, U.N. Doc. A/9836/Rev. 1 (1974)*；*G.A. Res. 3276, U.N. GAOR, 29<sup>th</sup> Session, Supp. No. 31, 2311<sup>th</sup> Plenary Meeting, p. 343, U.N. Doc. A/9829/Add. 1 (1974)*。



章節或製圖者的決定而被兼併為附屬國，卻必須永遠處於自決原則的適用範圍之外，而排除適用自決原則。對此，任何人都無法找出任何原則性的正當理由，而白費功夫<sup>185</sup>。另外，國際法必須區分外國居民所生活的土地是否與其統治者領土相毗鄰的兩類征服歷史，亦即國際法需要區分在不同土地上生活的外國居民的歷史征服，以及在與其壓迫者相鄰土地上生活的外國居民的歷史征服。前者明顯無法經由時間的消逝而加以合法化，但後者最後會轉變為一種受保護的現狀<sup>186</sup>。以上簡單陳述去殖民化規則，並且指出該規則所產生的矛盾論點。聯合國所形成的實踐則建議前述矛盾論點的解決並非不可能，例如在人權委員會討論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草案時期，各個委員都將公約第一條規定視為可以適用於殖民地以外的情況<sup>187</sup>。在提及公約第一條規定時，各國代表都注意到黎巴嫩、斯里蘭卡、阿富汗、西撒哈拉、新加勒多尼亞及北愛爾蘭等地的國內衝突，於是這暗示著這項條文有可能適用於傳統去殖民化背景下海外殖民地以外的其他地方。

去殖民化從原本依賴於殖民地管理國自願將領土列為非自治領土的過程，改變為聯合國大會即使冒犯其殖民地管理國的意思也要指定領土為非自治領土所顯現的過程。若車臣可以因為殖民地管理國（即俄羅斯聯邦）放棄此塊附屬地必須為地理遙遠（海外屬地）的條件而達成獨立目標，那麼另一個可能的轉捩點就可能產生。對於去殖民化規則而言，前述地理遙遠條件的放棄將比從自願到強制指定非自治領土地位的轉變，顯現更大的發展，並且為車臣獨立與許多受外國統治及種族上不同的領土獨立，提供國際法的處理途徑<sup>188</sup>。

---

185 Lee C. Buchheit, *Secession: The Legitimacy of Self-Determin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7.

186 *Ibid.*, p.18.

187 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一條規定：「1.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依據自決權，他們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以及自由追求其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2.所有人民都可以為了其本身的目的，依據相互利益原則與國際法自由處分其天然財富與資源，但不得損害任何國際經濟合作所產生的義務。任一人民都不得被剝奪其本身的生存手段。3.本公約之各締約國，包括那些負責管理非自治與託管領土之締約國，都應遵循聯合國憲章規定，促進自決權之實現與尊重自決權。」McGoldrick, *supra* note 166, p. 252.



## 伍、國際社會對車臣獨立運動之回應

本部分將先討論車臣獨立運動的本質爭議，如片面宣布獨立、武力使用及少數族群待遇所衍生的國際法問題，以及這些爭議是否會影響車臣獨立的正當性。接著敘述國際社會對於車臣獨立運動所表達的意見。

### 一、車臣獨立運動

#### (一) 片面宣布獨立

車臣獨立的宣布方式屬於片面行為的過程，因此缺少任何達成某種雙方談判之調和努力<sup>189</sup>。車臣的情況迅速發展到武力使用與獨立主張，但沒有顯著的證據足以證明車臣軍隊得代表全體車臣人民的意志<sup>190</sup>。即使俄羅斯沒有談判誠意，杜達耶夫明確的車臣獨立宣布也會加劇情況的惡化<sup>191</sup>。雖然車臣的內部自決權可能會獲得廣泛的國際支持，但其脫離權則處於較薄弱的基礎上，因為各國的國家實踐與多數觀點都依然反對脫離行為<sup>192</sup>。在用盡所有合理的方法以達

---

188 如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與斯里蘭卡的塔米爾地區就是現今引起特別政治關切的幾個案例。Thomas D. Grant, "Extending Decolonization: How the United Nations Might Have Addressed Kosovo," 28 *The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9 (1999); S. I. Keethaponcalan, "Social Cubism: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the Causes of Conflict in Sri Lanka," 8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921 (2002).但一般不會將魁北克獨立的實踐納入去殖民化制度內，因魁北克與加拿大的關係未包含任何能合理化分裂領土完整所宣稱的壓迫要素。

189 Charney, *supra* note 163, p. 462.

190 *Ibid.*, p. 464.

191 Miriam Lansky, "Global Pressure Point: Chechnya's Internal Fragmentation, 1996-1999," 27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Journal* 185 (2003).

192 Cassese, *supra* note 114, p. 123.孟加拉與厄立特里亞有時被援用為相反案例，但國際上對於這些情形的反應是以有效權力的事實為基礎，而非自決定義有所改變的證據。只要分離主義運動未成功實現其目標，該分離運動一般會被認定為國內事務。



成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某種自治程度之前，車臣企圖脫離的行為違反國際法所確立的規則。若車臣宣布獨立者，國際社會可以依賴其他國家對於車臣獨立的不承認來杯葛之。車臣依然在俄羅斯聯邦境內具有自決權，但是脫離行為僅屬於難以達到的最後救濟手段。車臣應放棄其獨立主張，並且同意與俄羅斯協商其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的自治地位。只要俄羅斯執意拒絕提供車臣自治措施，那麼獨立的可能性就會提升為一項有效的選擇。

另有學者主張，雖然車臣無法具有一個能對領土與人民行使有效管轄的政府（國家資格要件之一），但車臣國家已因合法行使外部自決權而法律上出現。車臣是一個被外國強權所佔領的國家，因此具有自衛權<sup>193</sup>。前述主張使國際社會得以透過下列措施來協助車臣證明其權利，例如發布政治聲明、允許車臣共和國加入國際組織、提供直接或間接軍事援助、報復及反制措施<sup>194</sup>。因為俄羅斯侵犯自決權，所以國際社會的全部成員都必須避免實施會損害該權利的行動，例如提供俄羅斯武力馳援，以及與俄羅斯締結特別處理車臣領土或人民的條約，但是國際法上還未存在支持該種權利的義務<sup>195</sup>。這項主張預設車臣獨立宣布為自決權的合法行使<sup>196</sup>。即使遭受嚴重人權侵犯的人民可能擁有脫離權，但該權利似乎僅在用盡所有完全獨立以外的救濟之後才會存在，例如在母國境內尋求最大自治程度的機會。若車臣獨立屬於逾權行為(*ultra virus*)者，那麼俄羅斯在車臣境內的行動縱使過當也不大可能引起聯合國憲章的自衛權<sup>197</sup>。詳言之，這也將影響到對於車臣自決權意涵的分析。任何可能的車臣脫離權幾乎確定不屬於對世性權利(*right erga omnes*)。因此，各國沒有義務避免實行會損害該權利的行動，如前述中俄聯合宣言。但車臣的內部自決權則屬於對世性

---

193 Rene Lefebvre and David Raic,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Law, Part One: The Chechen People," 9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3-4 (1996); Dipaola, *supra* note 1, p. 449.

194 Lefebvre, *Ibid.*, p. 4.

195 *Ibid.*, pp. 5-6.

196 Luke P. Bellocchi, "Recent Development: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Chechnya," 2 *Buffal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3 (1995).

197 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



權利。由於車臣情況是如此混亂，所以各國可能有義務避免提供俄羅斯軍事協助，以及與俄羅斯締結特別處理車臣領土或人民的條約。可是，若俄羅斯停止給予車臣人民自治措施，那麼各國就有義務避免採取會損害車臣脫離權的行動<sup>198</sup>。

## (二) 武力使用

雖然受壓迫的民族在法律上不被允許得採取武力行動來執行其自決權，但他們似乎已折衷地被賦予一項低於權利但高於缺少任何強制力的法律權益<sup>199</sup>。若車臣人已被拒絕其內部自決權者，那麼車臣人民為了確保其權利而使用某種程度的武力將會是合法。車臣人民目前的武力使用是否屬於不合法的問題則無法完全由國際法來適當加以處理。因為車臣宣布脫離俄羅斯的獨立屬於逾權行為，所以車臣在國際法下仍舊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因此，車臣境內的武裝衝突屬於國內事務<sup>200</sup>。但依據國際人道法，車臣人民的一些行動仍可能是非法，例如恐怖主義與侵犯人權活動等<sup>201</sup>。前述違反人道行為似乎不會影響車臣人民可以享有任何自決權，但恐怖主義手段的利用實際上還是會減低國際社會對車臣人民所追求目標的奧援。

## (三) 少數族群待遇

若一個民族剝奪其他民族的自決權，則該民族不得行使自決權<sup>202</sup>。在車臣一九九一年宣布獨立與俄羅斯一九九四年入侵車臣期間，杜達耶夫嘗試建立一個種族上較高同質性的車臣國<sup>203</sup>，遂形成車臣官員與犯罪因素在許多方面都困

---

198 Ahrens, *supra* note 131, pp. 608-609.

199 Cassese, *supra* note 114, pp. 151-153.

200 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不干涉內政原則。但 Dipaola 主張車臣境內之暴力屬於國際衝突，故訴諸戰爭權(*jus ad bellum*)與戰時法(*jus in bello*)的全部範圍都應適用於這個國際衝突。Dipaola, *supra* note 1, p. 437.

201 Cornell, *supra* note 1, p. 175; Charney, *supra* note 163, p. 463.

202 Debra A. Valentine, "The Logic of Secession," 89 *Yale Law Journal* 802, 803 (1980).



擾著俄語人口，例如侵佔屋舍與公然暗殺。在一九九三年造成其餘十七萬大多數俄語人口想要離開車臣<sup>204</sup>。不可重大侵犯基本人權的義務不得因其他人可能已觸犯類似侵犯行為而被加以免除，以及杜達耶夫認為前述政策只是對過去俄羅斯行動的防禦性反應而已，因此不具有說服力<sup>205</sup>。俄羅斯對生活在俄羅斯聯邦境內車臣人民的待遇也是過當的<sup>206</sup>，但在人權背景裡錯誤改正不了錯誤或禁止冤冤相報。這些行動是否明確排除任何的車臣自決權則屬不清楚。如同母國的情形一樣，主張獨立的地方團體與族群也應該有機會來彌補其錯誤行為，但只要車臣人民主張其意圖剝奪在其領土內非車臣人的權利，如俄語人口，那麼車臣人民將會喪失自決權。

## 二、國際社會之回應

雖然各國可能不同意於俄羅斯在車臣境內的暴力行為，但各國幾乎一致地支持俄羅斯的領土完整權，並且寄望能透過政治解決方式，以提供車臣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的自治地位<sup>207</sup>。事實上各國既不渴望、也無法從外交途徑介入車臣衝突的事務，更遑論軍事上的介入。對於身為第三方的各國是否相信俄羅斯已侵犯車臣的自決權而言，從政治權力的觀點，他們寧願與俄羅斯維持友好的關係<sup>208</sup>。就具體的行動而言，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已努力促成衝突的和平

---

203 Dunlop, *supra* note 151, p. 134.

204 *Ibid.*, pp. 136-137.

205 *Ibid.*, p. 134.

206 *Ibid.*, pp. 134-136.

207 Grant, *supra* note 5, pp. 180-182; Tim Youngs, *The Conflict in Chechnya*,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efence Section,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Research Paper 00/04, 7 February 2000, pp. 21-23.

208 Thomas D. Grant, "Hallstein Revisited: Unilateral Enforcement of Regimes of Nonrecognition Since the Two Germanies," 36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1, 238 (2000), 俄羅斯以其在國際事務上相對上較強大的勢力來彌補其在爭端領土上地位的不穩固。很少國家希望與俄羅斯導致決裂。因此，俄羅斯至少目前仍維持良好的態勢，並且針對其所不樂見的高加索共和國（車臣）承認，實行類似哈勒斯坦原則的政策(Hallstein-like policy)。關於哈勒



解決，並在一九九五年介入車臣事務。OSCE在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車俄戰爭的終結談判及接下來的選舉中扮演相當重要角色<sup>209</sup>。俄羅斯不肯展延 OSCE 授權的決定引起各界懷疑俄羅斯對於車臣所展現的慈悲意圖與懷柔政策<sup>210</sup>。原始的 OSCE 授權係制訂於一九九五年四月，並在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該授權規定 OSCE 車臣使節團除了人道活動以外將從事對話與談判，並在適當時透過圓桌會議的參與，以達到建立停火與消除緊張來源之目標。俄羅斯明顯想要 OSCE 使節團只專注於人道協助，並遠離政治事務的干預。俄羅斯的理由是原始的授權已因談判未在談判桌上進行而遭廢棄，以及俄羅斯將歡迎 OSCE 監視車臣在三月與十月選舉所舉辦的憲法公投。但 OSCE 拒絕俄羅斯的邀請，以避免使不公平的選舉過程取得合法背書<sup>211</sup>。

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在一場訪談中表示車臣衝突是一項純粹國內事務，因此聯合國不會介入<sup>212</sup>。人權組織赫爾辛基觀察(Helsinki Watch)<sup>213</sup>也表示車臣屬於俄羅斯領土的一部分<sup>214</sup>。由於俄羅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內握有否決權，所以任何反對俄羅斯的進一步集體行動都是難以置信，並且俄羅斯已成功將車臣分離運動團體列為恐怖主義組織<sup>215</sup>。由於被誣指為與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聯繫，車臣人民遂發覺其更難以尋求國際奧援<sup>216</sup>。在

---

斯坦原則，參閱 Grant, *ibid.*, pp. 223-230; B. R. Bot, *Nonrecognition and Treaty Relations*, Leyden: A. W. Sijthoff, 1968, pp. 41-43.

209 Nabi Abdullaev, OSCE's Chechnya Mission Packs Up, *The Moscow Times*, January 9, 2003, Page 1, <<http://www.mail-archive.com/uighur-laklamakan.org/msg03523.html>> (瀏覽日 Nov. 17, 2004) ; available in LexisNexis, News.

210 Human Rights Watch, *OSCE Chechnya Monitoring Mission Closed*, 1 January 2003, <<http://tchetchenieparis.free.fr/text/OSCE-mission-closed-1-1-03.htm>>; David Johnson, *Moscow ends OSCE mission in Chechnya*, Johnson's Russia List, January 1, 2003, <<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7001-8.cfm>> (瀏覽日 Nov. 17, 2004)

211 Abdullaev, *supra* note 209.

212 Larry King Live, *supra* note 2.

213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Helsinki Watch, *supra* note 3.

214 Dipaola, *supra* note 1, pp. 436-437.

215 Johnson, *supra* note 210.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將三個車臣反抗團體指定為與蓋達組織(AI Queda)聯繫的恐怖主義組織<sup>217</sup>，可是國務院仍謹慎地強調美國的立場為車臣衝突應由政治途徑解決，而非由軍事手段，並且俄羅斯必須找到方法，使其武裝部隊負責車臣境內所發生的任何人權侵犯行為與責任<sup>218</sup>。

美國、英國、法國及中國對於俄羅斯聯邦的法律立場係採取與大多數國家與國際組織相似的立場<sup>219</sup>。美國表示我們支持俄羅斯聯邦的主權與領土完整<sup>220</sup>。英國表示自決權的行使也必須考量對單一國家領土完整的尊重，並且還沒有任何國家承認車臣<sup>221</sup>。法國表示車臣屬於俄羅斯聯邦，以及對於主權與領土完整基本原則的尊重是國際生活的基本規則之一<sup>222</sup>。中國表示車臣問題屬於俄

---

216 Jaw-jaw at last, A gleam of hope for peace in miserable, war-weary Chechnya, Russia and Chechnya, *The Economist* (UK), November 24, 2001. <<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5563-9.cfm>> (瀏覽日 Nov. 17, 2004)

217 Matthew Lippman, "The New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10 *Tuls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297, 298 (2003); Abdullaev, supra note 79, p. 336, 證據顯示蓋達組織包括車臣的目標，並非車臣反抗者已包括蓋達組織。

218 Stephen R. Weisman, U.S. Lists 3 Chechen Groups as Terrorists and Freezes Asset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03, Section A, Page 11, Column 1. The State Department identified the groups as "Riyadus-Salikhin Reconnaissance and Sabotage Battalion of Chechen Martyrs", "the Special Purpose Islamic Regiment" and "the Islamic International Brigade". 三個車臣團體為「裡亞杜斯－薩利欣車臣烈士偵察破壞營」、「特別使命伊斯蘭軍團」及「伊斯蘭國際旅」。見<<http://groups.yahoo.com/group/unitedstatesaction/message/417>> (最後瀏覽日 Nov. 17, 2004)

219 Grant, supra note 146, pp. 870-872.

220 Talbott, supra note 180, p. 120.

221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Lords (GB), 5<sup>th</sup> Series, 476 (1995), quoted in 66 BYIL 621 (1995).但在二〇〇〇年一月十六日阿富汗的塔利班（或神學士）政府(the Taliban government)承認車臣的脫離主義者政府，並且承認車臣為獨立國家。阿富汗政府透過其外交部長 Wakil Ahmad Mutawakel 聲明，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已決定授予獨立車臣政府立即的承認。URGENT-Afghanistan's Taliban Recognises Rebel rule in Chechnya: Report, *Agence France Presse-English*, January 16, 2000, Sunday, available in LexisNexis, News.

222 *Pratique Francais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supra note 178.



羅斯的國內事務，並且支持俄羅斯在維護其領土完整時所採取的措施與行動<sup>223</sup>。聯合國官員，例如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署(簡稱聯合國難民署，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表示車臣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sup>224</sup>。歐洲理事會地方與地區官方會議(the Council of Europe Congress of 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在提供斡旋以協助達成北高加索的衝突解決時，強調尊重俄羅斯聯邦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以及車臣居民的合法渴望<sup>225</sup>。歐洲理事會的議會大會(the Council of Europe Parliamentary Assembly)在一項表達關切俄羅斯軍隊在車臣境內行動的決議裡，表示俄羅斯有權維持其領土完整與保護其公民遠離恐怖主義的威脅<sup>226</sup>。喬治亞外交次長布饒利(Georgy Burauli)事實上已在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七日就表示，喬治亞已拒絕承認車臣為獨立國家<sup>227</sup>。喬治亞共和國解釋阿富汗承認車臣只不過是承認車臣是俄羅斯聯邦整體的部分領土<sup>228</sup>。

---

223 Joint Declaration by Russia and China, *supra* note 181.

224 國際難民署高級專員緒方貞子(Sadako Ogata)女士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表示相當關注俄羅斯南部邊境內嚴重人道侵害情形。從車臣逃離的人民已超過二十萬人。在北高加索的嚴寒冬天裡，這些人群包括許多羸弱的難民。U.N. Doc. GA/SHC/3558 (1999), <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1999/19991112.gashc3558.doc.html> (最後瀏覽日 Nov. 17, 2004)

225 Council of Europe, The CLRAE Reaffirms its Availability in the Search for a Political Solution in Chechnya, (最後瀏覽日 Nov. 17, 2004) <<http://www.reliefweb.int/w/rwb.nsf/0/6ba793ca5dc3067ac1256869005d4355?OpenDocument>>.

226 Council of Europ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Declaration on Chechnya, Paris, December 13, 1999, <<http://www.reliefweb.int/w/rwb.nsf/0/e58a2b65d74f3baac12568480037f01e?OpenDocument>> (最後瀏覽日 Nov. 17, 2004)

227 Tbilisi Rules Out Recognizing Chechnya's Independence, *Interfax*, January 17, 2000, available in LexisNexis, News.

228 喬治亞共和國為前蘇聯國家，並緊鄰於車臣南端，以及據稱是車臣反抗戰士躲避的地域。



## 陸、結論

依照領土取得的規則與先例，俄羅斯在法律上已取得車臣領土的所有權，並且根據主要強國的觀點，如英、美、法、中及車臣鄰近國喬治亞，以及聯合國、OSCE與人權組織等國際及區域組織，俄羅斯的領土完整應無法容許車臣的片面脫離行為，並且車臣衝突僅屬於俄國的國內事務，而不屬於國際管轄事務。各國與國際組織必須遵守禁止干預他國內政與尊重領土完整的義務。俄羅斯在過去某個時期內已取得車臣領土的法律所有權，以及國際社會都已接受俄羅斯取得車臣領土所有權的事實，或至少國家實踐已暗示此種接受行為。這完全與現行所瞭解的自決權概念相符，並且支撐俄羅斯的領土主張，即車臣不屬於去殖民化實施對象的非自治領土，而無法享有外部自決權與脫離權，故車臣人民僅得在俄羅斯聯邦境內尋求內部自治權，以及進一步要求在國家的憲政架構下自由追求其政治、公民、經濟、社會及文化權的充分發展。儘管目前車俄衝突仍然持續發生，但是聯邦與地方政府正在透過對話機制，以授與車臣高度自治權，並且聯邦政府已終止其迫害行為，受害民族的脫離權即屬消滅，所以車臣在國際法上無法主張國家獨立與主權，此外各國與國際組織都不會給予其國家承認。故車臣獨立運動事件提供我們一個國際實踐上活生生的國家不承認實例。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文獻

- 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書局，1995。  
俞寬賜，國際法新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2。

### 二、外文文獻

- Abdullaev, Nabi, "Chechnya Ten Years Later," 103 *Current History* 332 (October 2004).  
Abdel-Monem, Tarik,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hechnya's Last Chance?," 28 *Vermont Law Review* 237 (2004).  
Ahrens, Cherylyn Brandt, "Chechnya and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42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575 (2004).  
Atrokhov, Wendy Turnoff, "The Khasavyurt Accords: Maintaining the Rule of Law and Legitimacy of Democracy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midst the Chechen Crisis," 32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67 (1999).  
Baade, Hans W., "Time and Meaning: Notes on the Intertemporal Law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and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43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19 (1995).  
Baddeley, John F.,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England: Curzon Press, 1999.  
*Basic Facts about the United Nations*, published by the News and Media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New York, 2004.  
Bellocchi, Luke P., "Recent Development: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Chechnya," 2 *Buffal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3 (1995).  
Bennigsen, Alexandre and Wimbush, S. Enders, *Mystics and Commissars: Sufism in the Soviet Unio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Berke, Elliot Stanton, "Recent Development: The Chechnya Inquiry: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or Abandonment," 10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879 (1996).  
Blay, Kwaw N., "Self-Determination Versus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 Decolonization Revisited," 25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86 (1985).  
Bot, B. R., *Non-recognition and Treaty Relations*, Leyden: A. W. Sijthoff, 1968.  
Brierly, J. L., *The Law of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Brownlie, Ia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3.
- Brownlie, Ian,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9-130.
- Buchheit, Lee C., *Secession: The Legitimacy of Self-Determin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Cassese, Antonio,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 Legal Reapprais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harney, Jonathan I., "Self-Determination: Chechnya, Kosovo, and East Timor," 34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455 (2001).
- Colarusso, John, "Chechnya: The War without Winners," 94 *Current History* 329 (1995).
- Cornell, Svante E., "Global Pressure Point: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and the Conflict in Chechnya: A Case for Distinction," 27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Journal* 167 (Summer/Fall 2003).
- Crawford, James, "State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Relation to Secession," 69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85 (1998).
- Dahlitz, Julie, *Secess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Conflict Avoidance-Regional Appraisals*,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T.M.C. Asser Press, 2003.
- Dipaola, Peter Daniel, "A Noble Sacrifice? Jus ad Bellu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Gamble in Chechnya," 4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435 (1997).
- Dixon, Martin and McCorquodale, Robert,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Blackstone Press, 2000.
- Dugard, John, *Recogni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ambridge: Grotius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7, pp. 111-115.
- Dunlop, John B., *Russia Confronts Chechnya: Roots of a Separatist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 Press, 1998.
- Durrsma, Jorri, *Fragment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icro-States: Self-Determination and Stateh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Edward, Allworth, *Central Asia: 120 Years of Russian Rul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Edward, Allworth, *Central Asia: A Century of Russian Ru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Elias, T. O., "The Doctrine of Intertemporal Law," 74 *AJIL* 285 (1980).
- Epps, Valerie, "The New Dynamics of Self-Determination," 31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433 (1997).

- Erickson, John, *The Road to Stalingrad: Stalin's War with Germa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Evangelista, Matthew, "Chechnya's Russia Problem," 102 *Current History* 313 (October 2003).
- Feldbrugge, F. J. M., "The Elections in Chechnia in the Framework of Russian Constitutional Law," 23 *Review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1 (1997).
- Fitzmaurice, Gerald,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51-1954: General Principles and Sources of Law," 30 *BYIL* 1 (1953).
- Fox, Gregory H.,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A New Internal Focus?" 16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33 (1995).
- Gall, Carlotta and de Waal, Thomas, *Chechnya: A Small Victorious War*, London: Pan, 1997.
- Gartner, Heinz, Hyde-Price, Adrian and Reiter, Erich, *Europe's New Security Challeng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 German, Tracey C., *Russia's Chechen War*, Routledge/Curzon, 2003.
- Grant, Thomas D., "A Panel of Experts for Chechnya: Purposes and Prospects in Light of International Law," 40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115 (1999).
- Grant, Thomas D., "Current Development: Afghanistan Recognizes Chechnya," 15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869 (2000).
- Grant, Thomas D., "East Timor, the U.N. System, and Enforcing Non-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33 *Vanderbil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73 (2000).
- Grant, Thomas D., "Hallstein Revisited: Unilateral Enforcement of Regimes of Nonrecognition Since the Two Germanies," 36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1 (2000).
- Green, Sonia Bychkov, "Language of Lullabies: The Russification and De-Russification and of the Baltic States," 19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19 (1997).
- Hannum, Hurst, "Rethinking Self-Determination," 34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1993).
- Hannum, Hurst, *Autonomy, Sovereign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 Accommodation Eof Conflicting Rights*, Philadelphia: Uni.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 Iorns, Catherine J., "Indigenous Peoples and Self-Determination: Challenging State Sovereignty," 24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 (1993).
- Jeffrey, Robin, *People, Princes and Paramount Power: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Indian Princely State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Jennings, Robert Y. and Watts, Arthur,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Peace, 9th ed., London: Longmans, 1992.
- Jennings, Robert Y., *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1963.
- Jessup, Philip C., "The Palmas Island Arbitration," 22 *AJIL* 735 (1928).
- Keethaponcalan, S. I., "Social Cubism: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the Causes of Conflict in Sri Lanka," 8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921 (2002).
- Kelsen, Han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7.
- Kolodner, Eric, "The Future of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10 *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53 (1994).
- Korman, Sharon, *The Right of Conquest: 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by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 Laing, Edward A., "The Norm of Self-Determination, 1941-1991," 22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9 (1992).
- Lanskoy, Miriam, "Global Pressure Point: Chechnya's Internal Fragmentation, 1996-1999," 27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Journal* 185 (2003).
- Lefeber, Rene and Raic, David,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Law, Part One: The Chechen People," 9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1996).
- Lieven, Anatol, "Through a Distorted Lens: Chechnya and the Western Media," 99 *Current History* 321 (October 2000).
- Lieven, Anatol, *Chechnya: Tombstone of Russian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ippman, Matthew, "The New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10 *Tuls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297 (2003).
- MacGibbon, I.C., "The Scope of Acquiesc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31 *BYIL* 143 (1954).
- Malanczuk, Peter, *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7th Revise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7.
- Malcolm D. Evans,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 2003.
- McGoldrick, Dominic,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New York: Oxford Uni. Press, 1991.
- Michael, Rywkin, *Russia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3.
- Miller, Matthew C., "An Australian Nunavut? A Comparison of Inuit and Aboriginal Rights Movements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12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 Review 1175 (1998).
- Moris, Halim, "Self-Determination: An Affirmative Right or Mere Rhetoric?" 4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201 (1997).
- Moshe Gammer,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ia and Daghesta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4.
- Mulcahy, Conor, "Pre-Determined: The March 23, 2003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in Chechny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 28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179 (2005).
- Nanda, Ved P.,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29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305 (2001)
- Nanda, Ved P.,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Validity of Claims to Secede," 13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57 (1981)
- Oliker, Olga, *Russia's Chechen Wars 1994-2000: Lessons from Urban Combat*,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1.
- Pipes, Richard,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Reisman, W. Michael, "Protecting Indigenous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89 *AJIL* 350 (1995).
- Sharma, Surya P., *Territorial Acquisition,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Boston: M. Nijhoff, 1997.
- Shaw, Malcolm N., *International Law*,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hearer, I.A., *Starke's International Law*, 11<sup>th</sup> ed., London: Butterworths, 1994.
- Smeets, Riex H.J. and Wesselink, Egbert G. Ch., *Chechnya: One Year of War—A Pax Christi International Report*, 11 December 1995.
- Tappe, Trent N., "Chechnya and the State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a Breakaway Reg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valuating the Legitimacy of Secessionist Claims," 34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55 (1995).
- Taylor, Prudence, "Testing Times for the World Court: Judicial Process and the 1995 French Nuclear Tests Case," 8 *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199 (1997).
- Tück, Danilo, "Annex 1: Declaration on the 'Guidelines on the Recognition of New Stat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in the Soviet Union,'" 4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2 (1993).
- Ulam, Adam Bruno,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67*, New York: Praeger, 1968.



- Valentine, Debra A., "The Logic of Secession," 89 *Yale Law Journal* 802 (1980).
- Vitas, Robert A.,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thuania: The Stimson Doctrine of Nonrecognition*, New York: Praeger, 1990.
- Walzer, Michael, *Just and Unjust Wars*, New York: Basic Books, 3rd ed., 2000.
- Weekes, Richard V., *Muslim Peoples: A World Ethnographic Surve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4.
- Wright, John F. R., Goldenberg, Suzanne, and Schofield, Richard eds., *Transcaucasian Boundaries*, New York: Palgrave, 1995.
- Wright, Quincy, "The Stimson Note of January 7, 1932," 26 *AJIL* 342 (1932).
- Youngs, Tim, *The Conflict in Chechnya*,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efence Section,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Research Paper 00/04, 7 February 2000.
- Zelkina, Anna, "Islam and Society in Chechnia: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Mid-Nineteen Century," 7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240 (1996).



# The Practice of Non-Recognition of the Chechen Independent Mov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Jack S. F. Chang\*

## Abstract

Chechnya is a small country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Caucasus Mountain. The Caucasus is a rugged mountain range running northwest to southeast between the Black Sea and Caspian Sea. Grozny, the capital city of Chechnya, in 1995 once again lived up to its name, the content of "Menacing." This city had become a victim of war, and dead bodies littered its streets everywhere. The Russians first invaded the Caucasus since 1783, and from then on Chechens and Russians have engaged in warfare; and even if the time-passing of over 220 years, the same issue still drives the current conflict of Chechen people's resistance to Russian domination. Regrettably, however, each outbreak of violent fighting has resulted in a great deal of human suffering, and the recent fighting is without excep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fighting in 1994, ten Thousands of innocent people have died and many more people have been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 and suffered the hungriness and cold.

In the case of Chechnya, from the outbreak of the conflict, the major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maintained that Chechnya is an internal affair of Russia, and that Russia has the right to defend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U.N. has also adopted the same viewpoint. Then-U.N. Secretary General Boutros Boutros-Ghali stated, Chechnya is a purely internal affair, in which the U.N. can not get involved. Th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considers Chechnya part of Russian territory. Additionally, according

---

\* Ph. D. Student, Law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to the rules and precedents of 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Russia has acquired the title of Chechen territory in the law, and in light of the viewpoints of main international actors, for instance Great Britain, United States, France, China, and the contiguous state beside Chechnya, Georgia,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United Nations, OSCE,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Russia should not tolerate the unilaterally seceding act of Chechnya, and the Chechen conflict is just an internal affair, but is not an international affair. The other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ust abide by the obligation not to intervene in internal affairs and respect the right of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refore, the case of Chechen independent movement provided a vivid precedent on the non-recognition of st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Key words:** Chechnya, Russia,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Independence, Separation, Use of Forc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Non-Recognition

Received November 24, 2004; accepted June 28, 2005

